

翻 譯 小 文 庫

第 九 種

磨 坊 之 役

左 拉 著

畢 修 勺 譯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刊



140

1110

翻譯小文庫

第九種

E · 左拉著

畢修勺

磨坊之役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

車文小譯翻

種九第

役之坊磨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

初版

著者 E 左 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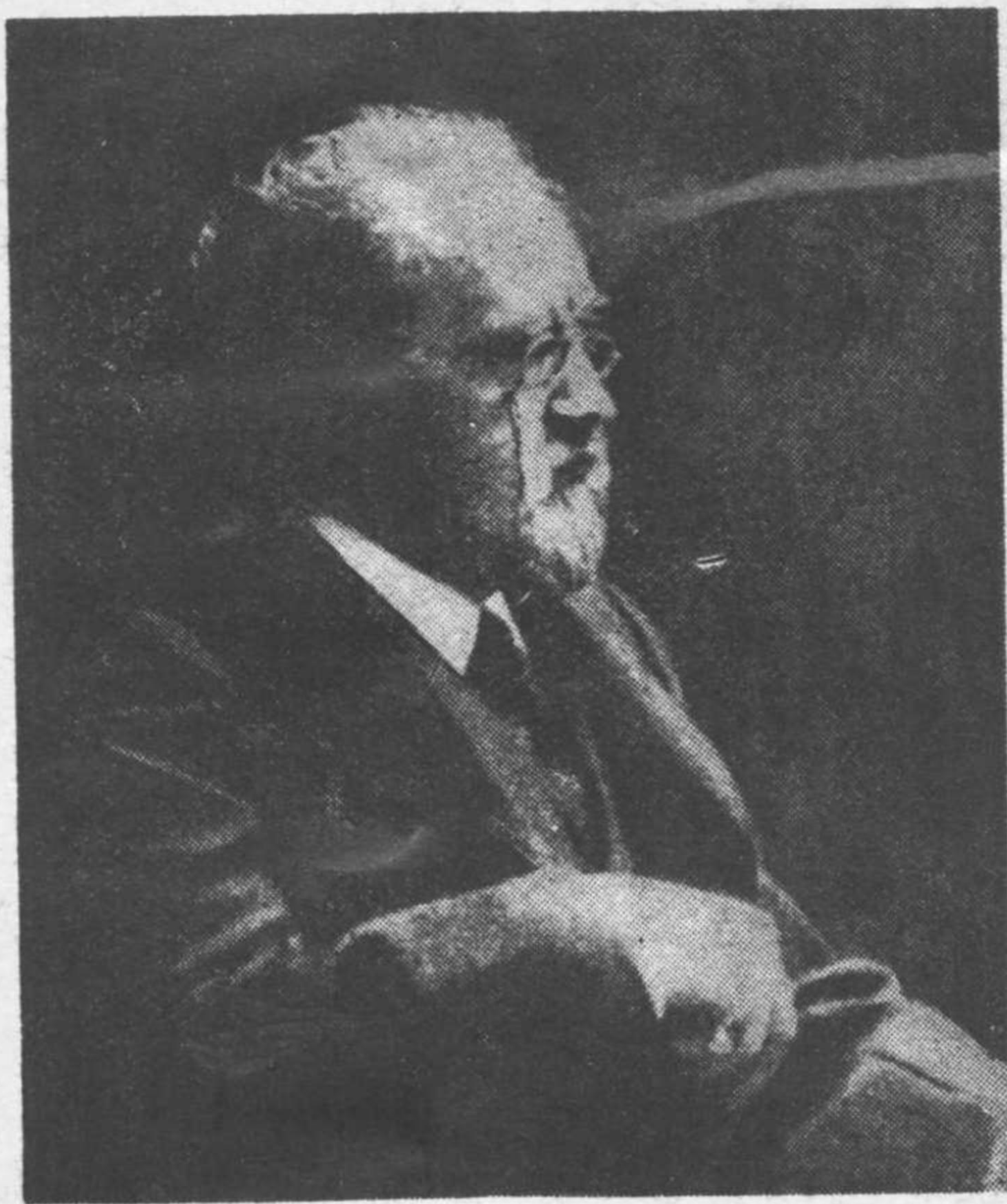
譯者 畢 修 勺

發行者 吳 文 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定價 四元



左 拉 像

關於磨坊之役

一年來，我譯了左拉的四本短篇小說集交世界書局出版，下面這兩篇是獨立的，不在那四本裏面。奧里維埃·柏格伊的死是我二十餘年前的舊譯，收在當時出版合作社印行的左拉短篇小說集中；因留滬的書籍在抗戰時期被人盜賣了，找不到法文本，不能重譯，只由我修改了二遍，究竟從著者的哪一本小說集中選來，

我現在已記不清楚了。

磨坊之役 (L'attaque du moulin) 是最近譯成的，原著在法國文學史上很著名，與其他五位作者的小說，同在集體創作集『美棠晚會』 (Soirées de Médan) 裏發表。各篇都以自然主義方法描寫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的故事，曾引起各方面的批評，幾乎被視爲自然主義文學的宣言。左拉在該集的首頁，曾寫過以下的短序：

『這裏的幾篇小說，有些在法國發表過，另一些則登載於外國的雜誌上，由我們看來，似乎都由同一觀念出發，有着相同的哲學，所以我們就將它們收集在一起。

『流行的批評，在惡意與無知方面，曾給我們以那麼多的證據，我們現在也期待着它的一切攻擊。我們的唯一目的是要公開肯定我們的真正友誼與我們的文學意趣。』

一八八〇年五月一日於美棠。』

磨坊之役是該集的第一篇。莫泊桑對於左拉這一篇小說的創作經過，曾在一八八六年四月十七日的高盧人 (Le Gaulois) 上有過如下的描寫：

『我們夏天都集在左拉的美棠別業中。每次用餐都經過很久的時間，（因為我們大家都很貪嘴，很知味。左拉一個人要吃普通作家三個人的份量）在飯後的很長的消化中，

我們談天，他對我們敘述他的未來小說，他的文學主張以及他對於一切事物的概念。有時他拿起一根槍，他是近視眼，放槍的樣子很好玩，他一面談話，一面我們給他肯定是向鳥的草叢開火，事後總很奇怪他怎麼會找不到半個屍體。有些日子，我們都去釣魚。於是愛涅克（Henrique）顯出他的特長本領，左拉却很失望，他只釣到幾隻破鞋。我呢，我或者躺在叫做娜娜的小舟中，或者在水裏游泳幾個小時，保羅·亞列克西（Paul Alexi）則腦中裝滿非非之想，在河邊徘徊，于伊斯基曼（Huyssmans）安靜地抽他的紙烟，賽亞爾（Céard）●

● 以上數人都是各篇小說的作者，——譯者。

很厭煩，覺得鄉野很醜陋。許多下午就這樣過去，但是夜晚，如果很晴朗、很暖和、又充滿綠葉的香味，我們就到對面的「大島」上去散步。我讓大家坐在「娜娜」上，給他們划過對河。然而月圓的一夜，我們談到一般太太口中的「多麼可愛」的短篇小說家「梅理美」(Merimee)。于伊斯曼彷彿發過這樣的議論：「短篇小說家是一個不知寫作，只以自負姿態，零碎出賣其無意識故事的先生。」我們終於談論一切著名的短篇小說家，稱讚一般口頭的故事敘述者，在我們的認識中，講得最好的，要算偉大的俄羅斯人——這幾乎是法國大作家的屠格涅夫；保羅·亞列克西武斷說，一個書面的故事是

很難寫的；懷疑派的賽亞爾注視月亮，低聲對我們說：「看，這真是一個很美的浪漫佈景，我們應該利用它……」于伊斯曼加上說：「來敘述愛情的故事……」左拉覺得這個很有意思，我們彼此應該講述一個故事。這提議使我們發笑。爲着增加困難，大家都同意第一個人所選定的範圍，由其他的人保存下來，並加進不同的冒險情節。於是我們都坐下來，在鄉野沉睡於燦爛月光之下的極大平靜中，左拉就給我們敘述這可怕而不幸的戰爭故事：『磨坊之役』

看莫泊桑的記載，我們知道這一篇故事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寫成，它先發表於聖彼得堡的歐洲使者（*Le Messager de l'Eus-*

雜誌上，原著的文章，很清麗，很自然，並沒有什麼派系與主義的作用存乎其間，我們現在已不能明白當時法國的文藝批評家爲什麼要以它爲攻擊的對象。

左拉是主張「重返自然」不尙幻想，以科學方法創作小說的，這大概觸怒了六七十年前的守舊派與浪漫主義者。文人相嫉，中外皆然，自然主義在今日可說是再「自然」沒有了，而提倡它的左拉却不斷受到同時代人的功訐，可見革新不但在社會制度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卽在最自由的文藝領域，也要經過數十年的苦鬥，毋怪左拉一生每日要吞一隻「蝦蟆」（他指報上攻擊他的文章爲蝦蟆）了。我於此不願多說，就請讀者去看他的作

viii

品吧。

譯者，一九四八年一月於上海。

目次

關於磨坊之役·····	i
磨坊之役·····	一
奧里維埃·柏格伊的死·····	八九

磨坊之役

一

那夏天的晴和傍晚，麥里窩老爹的磨坊，正在舉行宴會。院子裏放着三張長桌，兩端相接地連着，等待到來的客人。整個地方都知道那一天是麥里窩女兒，佛蘭梭士與多明尼克訂婚，大家都責

備多明尼克是懶鬼，可是他有那麼漂亮的容貌，十公里以內的女子都拿發光的眼睛注視他。

麥里謫老爹的這個磨坊是真正的勝境。牠恰在羅克婁斯^①的中央，大路轉彎的地方。村莊只有一條街，兩行陋屋，排列在大路兩邊；但是那里，在轉彎所在，草地突然寬廣，很多大樹，沿着摩勒爾河，以壯麗的葉叢蓋着深奧的河谷。在整個的洛林省，沒有比這更可愛的自然的一角了。深密的樹林，百年的古樹，沿着左右不太急的斜坡上去，使地平線上充滿悅目的綠海，至於朝南的那一邊，非

① 這是虛構的地名，——譯者。

常肥沃的平原，向着無限，展佈牠的只被許多生籬截斷的田畝。但是這綠巢的陰涼，在七八月最熱天氣，尤其構成羅克斐斯的情趣。摩勒爾河從格尼樹林下來，牠彷彿享受葉叢的陰涼，在這些葉叢之下奔流十餘公里；牠帶來呢喃的微聲，沉靜與冰冷的濃陰，這並不是唯一的清涼，還有種種流水在樹下歌唱；每一步，都有冷泉湧出來；沿着仄狹的小徑前進時，人們總覺到地下彷彿有着湖泊，穿透苔蘚，在樹腳與岩石間，利用極小的裂縫，以亮晶晶的噴泉，傾瀉出來。這些小河的呢喃微聲，彼此那樣多與那樣高的合奏着，牠們簡直遮住紅頸鶯的歌唱。人們以為自己是在什麼神祕的大樂園中，到處都瀉下悅耳的大瀑布。

在下面，牧場被浸濕了。巨大的馬栗樹散滿昏暗的陰影。草地的邊緣，長行的白楊樹，排列着牠們發聲的帳幕。有兩條種着高大篠懸木的大道，橫過田野，升向今日已成廢墟的格尼老宮堡。在這連續受着灌溉的土地中，草長得格外繁茂。這好像在低矮的花園深處，兩邊是樹木深密的小崗；其實這是自然的花園，牧場就是草坪，大樹就是雄偉的花叢。中午，當太陽直射下來時，陰影就變成藍色，照着陽光的草，沉睡在酷熱中，而冰涼的震顫，則在葉叢底下掠了過去。

就是在那裏，麥里譏老爹的磨坊，以牠的「塔克·塔克」使繁綠的一角，充滿快樂的響聲。建築物是由石灰和木板造成，彷彿

像世界一樣的古老。牠一半浸沒在摩勒爾河裏，摩勒爾河在這地方彎成清澈的圓池。一個水閘築在那裏，數公尺高的水傾在磨輪上，旋轉的磨輪發出軋軋的尖聲，簡直像年老的忠實女僕在屋裏患着氣喘的咳嗽病。如果有人勸麥里靄老爹調換這個輪盤的話，他總搖着頭說，一個新的磨輪會更懶惰，或者不會那麼好地懂得工作；他用隨手拿到的一切東西——如木桶的板，銹了的鐵條，鋅條或鉛條——去修理牠。輪盤，因牠那變得奇特的側影，全身裝滿綠草和苔蘚，似乎顯得更愉悅。要是河水拿銀色波濤來打動牠時，牠就彷彿戴起了珍珠，牠的奇特的軀壳就在螺鈿圈的閃亮裝飾之下轉動起來。

這樣浸沒在摩勒爾河中的磨坊部分，很像擱淺在那裏的野人方舟，房子的一大半支靠在許多木樁上。水在地板下面進來，當地的人們都知道，有幾個洞窟是產鱘的，他們而且在這裏捕到很多的大蝦。在傾下的『水頭』下面，圓池很像鏡一樣的透明，磨輪若不拿牠的泡沫擾亂牠，人們會瞥見成羣的大魚，跟徐緩的艦隊似的游着前進。一條破舊了的梯子，在繫着小舟的一根木樁附近，下到河裏。一個木頭的走廊架在磨輪上面。中間開着許多距離不均勻的窗戶。這是壁角、小牆、樑木、屋頂以及後來加上去的種種建築物的混雜，給磨坊以城砦已毀的古代堡壘的外貌。但是長春藤以及種種攀援的植物塞住太大的裂口，讓這古屋穿上一件綠

的外套。經過這裏的小姐們，總把麥里 馮老多的磨坊繪在她們的畫冊上。

靠路的一邊，房子却比較堅實。一個石頭的正門開在左右建有敞棚和馬廄的大院子前面，一株巨大的榆樹，在一口井附近，用牠的濃蔭遮住了院子的一半。在底面，上頭築有鴿巢的第一層樓，排列着四堵窗戶。麥里 馮老多的唯一愛美，是每十年把這正面粉刷一次。牠剛塗過石灰，傍午，太陽直照着牠的時候，牠就向村莊發出閃閃的亮光。

二十年以來麥里 馮老爹是羅克 婁斯的村長。人們尊敬他，因為他知道發財。據一般人的估計，他慢慢積蓄的結果，現在已有八

萬法郎的資產了。當他娶瑪德蘭·基拉做他的妻子，給他帶來這磨坊的妝奩時，除開他的兩臂之外，幾乎一無所有。但是看他那麼果敢地料理他的家務，瑪德蘭也從來不懊悔自己的選擇。今天，他的老婆已經去世了，他只同他的女兒佛蘭梭士留着，沒有再娶。無疑的，他儘可以休息，讓他的磨輪沉睡在苔蘚裏；可是他太煩悶了，房子對他彷彿死了似的。爲着消遣，他仍繼續工作。麥里竊老爹是一個高大的老頭子，生着沉默的長臉，從來不發笑聲，雖然他的內心的確是快活的。人們因爲他的金錢，同時也因爲他主持婚禮時，知道裝出很莊嚴的態度，纔推選他做本村的村長。

佛蘭梭士·麥里竊已有十八歲了。她並不是當地的一個漂

亮女郎，因為她的身體很弱。直到十五歲，她甚至還是醜陋的，在羅克斐斯，人們不能了解，兩個身體都那麼壯健的麥里諾老爹和麥里諾嬌嬌的女兒，怎麼會長得這麼不好，而且顯出一臉的頹喪。但是到了十五歲，雖然還是很弱，可已獲得世上頂漂亮的一副面孔。她長着黑的頭髮，黑的眼睛，除開這個，她的臉上整個是玫瑰色的；此外，一張不時微笑的小口，使她的面頰常露酒渦，一個明朗的前額，彷彿戴着太陽的光圈。就當地的女郎說，她固然很弱，可是她一點也不瘦；人們只是嫌她不能舉起一袋小麥罷了；隨着年紀，她逐漸強壯起來，她最後一定會變得像鶉鳥一樣的圓潤和甜蜜。不過她父親的長期沉默，要她從少年時期，就變得很懂事。她所以時

常微笑，這只是爲邀得別人的喜歡罷了。其實，她是莊重的。

整個地方自然都向她獻媚，這與其說是爲她的可愛，毋寧說是覬覦她的資產，她終於作了一個選擇，因而引起當地的驚異與惡評。在磨勒爾河的另一邊，生活着一個高大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多明尼克·潘溝，他不是羅克婁斯人。十年前，他從比利時來繼承一個叔父的遺產，他叔父在格尼森林邊緣，就在磨坊正對面的數槍之地，領有很小的一塊產業。據他說，他是來賣掉這塊產業，然後回到他的家裏去的。但是他彷彿喜歡這個地方，因爲他再也沒有移動。人們看見他耕種自己的一點土地，收穫他所生活的少數蔬菜。他釣魚，他打獵，有好幾次，鄉警幾乎拿到他，要他吃官司。這自由

的，農人們不曉得他費用來源的生活，終於給他以很壞的名聲。人們總暗暗說他是偷獵者。總之，他是懶惰的人，因為村人往往看他在應該工作的時刻，沉睡在草地上。他所住的破屋，在森林的最後樹下，也不像是正當青年所住的房子。說他同格尼廢墟中的野狼有來往，這也不會使一般老婦人發生驚奇。然而年輕的女郎們有時却冒險替他辯護，因為他很美，這個來路不明的男子，既溫柔，又強壯，簡直像白楊樹一樣的高大，有很白的皮膚，他的金黃髮鬚，彷彿是黃金映着太陽似的發光，當然博得她們的青眼。一天上午，佛蘭梭士突然向麥里竊老爹宣告她愛多明尼克，並說她將永遠不同意嫁給另一個男子。

我們可以想像麥里、竊老爹那一天是受到多麼大的打擊，像平常一樣，他也不說半句話。他擺起他的反省面孔；不過，他的內心快樂已不再顯露於他的目光中罷了。彼此就這樣足足暗鬥了一個星期的氣。佛蘭梭士這一邊也非常嚴肅。最使麥里、竊老爹煩擾的，是要知道這偷獵的流氓，是怎麼會誘惑到他的女兒。多明尼克從來沒有到過磨坊。老人窺伺並瞥見那風流的年輕男子，假裝睡覺，偃臥在摩勒爾河對岸的草地上。佛蘭梭士從她的房間一定能看見他。事實是很明顯的，他們是在磨輪之上互丟柔媚的眼色，因而達到相愛的結果。

然而，另一個星期日又過去了。佛蘭梭士格外嚴肅了。麥里、竊

老爹仍沒有說半句話。一天下午，沉默地，他親自領多明尼克到家裏來。佛蘭梭士正在擺桌子，她似乎一點也不驚駭，她只加上一副食具；不過，她面頰上的小渦又凹成了，她的笑容又出現了。上午，麥里鶴老爹到森林邊緣的陋屋中去找多明尼克。在那裏，把一切窗與門都關閉了，兩個男子足足談了三個鐘點。永遠沒有人知道他們彼此談了什麼話。只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麥里鶴老爹重新出來時，已經看多明尼克是他的女婿了。無疑的，老人覺得他親自去找的那個青年，終日睡在草上誘惑少女們去愛他的那個懶鬼，其實是很正經的好人。

整個羅克婁斯都叫囂了，女子們在門口不斷地談着麥里鶴

老爹的瘋狂，他竟把一個流氓引到自己的家裏。他就讓人瞎說。他或者想起他自己的婚姻吧！他自己娶瑪德蘭得到她的磨坊時，也不是袋裏沒有一個銅子麼？這並沒有阻止他做一個很好的丈夫。再則，多明尼克也突然打破了一切的謠言，他從此那麼勤勉，那麼努力於工作，整個地方都覺得非常驚奇。磨坊的工人恰中了當兵去的抽籤，多明尼克絕對不願意麥里窩老爹再僱別的夥計。他背負口袋，他推小車，當老輪盤要人幫忙纔能轉動時，他盡所有的力量同牠掙扎，這一切都出於自願的好心，人們都很高興來看他的工作。老人露出他的沉默笑容。他對於自己猜準這個青年的優點，覺得很自負。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比愛情更能給年輕的人以勇敢。

的鼓勵了。

在這一切勞苦的工作中間，佛蘭梭士與多明尼克互相敬愛；他們彼此幾乎不談話，可是却以微笑的溫柔，互相注視。直到那時，麥里竊老爹對於婚姻的問題，沒有說過一句話；他們倆都尊重這沉默，等着老人的決定。最後，七月中旬的一天，他命人放三張桌子，在院子的大榆樹下面，邀請他在羅克婁斯的朋友們當天晚上來同他喝一杯酒。待院子裏站滿人，大家都有一杯在手裏的時候，麥里竊老爹一面很高的舉起自己的杯，一面對在場的客人們說：

『今晚我很榮幸，我要向諸位宣佈佛蘭梭士在下一月的聖路易日，將與這個果敢的青年結婚。』

於是各人都喧嚷碰杯；大家都歡笑。但是麥里鶻老爹提高他的聲音加上說：

『多明尼克，吻你的未婚妻。這是應該的。』

他們臉色緋紅，互相抱吻，而在場的客人們也笑得更兇。這是真正的節日，人們喝了一小桶的酒。待那裏只留下幾個親密的朋友時，他們就作平靜的談話。夜已降下了，是明朗與佈滿星星的一夜。多明尼克與佛蘭梭士彼此很靠近地坐在一條凳上。他們不說什麼話。一個年老的農人談到皇帝●已向普魯士宣戰。本村的一

● 即八月二十五日——譯者。

● 指拿破崙第三——譯者。

切壯丁都已出發了。前夕，軍隊還經過這裏。人們一定去作很兇猛
的相殺。

『呸！』麥里窩老爹以幸運人的自私說，『多明尼克是外國
人，他不會出發去當兵……如果普魯士人要來的話，他將在這里
保護他的妻子。』

普魯士人可能到來的這個意思彷彿是一種滑稽的玩笑。人
們只仔細去踢他們的屁股，一切都會很快的結束了。

『我已見過他們，我已見過他們，』一個老農夫用遲鈍的聲
音重複說

接着是一忽兒的寂靜。於是大家又碰了一次杯。佛蘭梭士與

多明尼克什麼都沒有聽見；他們很溫柔，彼此在凳的後面緊捏他們的手，使任何人都不會看見他們，這在他們看來是那麼甜蜜，他們就這樣留在那裏，眼睛遺失在黑暗的深處。

多麼溫暖與幽美的夜晚！村莊像孩子一樣安靜的沉睡在白色大路的兩邊。人們只每隔一些時候，聽見某一醉得太早的雄雞的叫聲。從隣近大樹林下來的長的氣息，像柔撫似的，掠過屋頂。草場和牠們黑的樹蔭，顯出神祕與沉思的尊嚴，至於一切泉源，一切流水，在黑暗中噴湧上來，彷彿是沉默鄉野的有節奏的與涼爽的呼吸。有些剎那，磨坊已經睡着的老輪，跟那些一面打酣，一面吠叫的守護老犬一樣，似乎在做夢；牠發出軋軋的響聲，牠受着摩勒爾

河傾瀉的搖擺，簡直是單獨在說話，摩勒爾河的瀑布要牠像大風琴管似的奏出音樂的連續音調。從來沒有更廣大的平和籠罩過更幸福的自然的一角。

二

日以繼日，過了一個月以後，正是聖路易日的前夕，羅克婁斯已處在恐怖的状态中。普魯士人已擊敗了皇帝，並且正以急速的行軍向着村莊前進。一個星期以來，經過路上的人們已報告普魯士人的動向：『他們在勞爾美埃，他們在諾伐爾；』聽到他們這樣快的走近，羅克婁斯每天上午都以爲會看見他們從格尼森林下

來。然而他們並不來，這漸漸激起更大的惶恐。無疑的，他們一定會
在夜間襲來，並殺害這裏的一切居民。

前一夜，天將放光時，已經發生過慌張。聽見路上有很多人
走的巨大聲音，居民們都被驚醒了。當他們很謹慎的半啓了窗戶，
認出是紅褲的兵士時，女子們已跪在地上，亂書祈禱的十字了。這
是一分隊的法國兵。分隊長立刻詢問村長的地址，他同麥里、竊老
爹談了話，就留在磨坊裏。

這一天，太陽很愉快的升上來。中午的天氣一定很熱。金黃的
陽光在樹林上面顫動，至於底下的草場裏，則浮起白色的水蒸汽。
清潔與美麗的村莊，從陰涼中醒來，鄉野以及牠的河水和冷泉，顯

出帶露花束似的幽雅。但是任何人對這晴和的上午，都不想歡笑。人們看見分隊長在磨坊周圍旋轉，注視鄰近的房屋，到摩勒爾河的另一邊去，從那裏，用望遠鏡研究當地的形勢；麥里、竊老爹跟隨他，好像在給他很多的說明。接着，分隊長命兵士們守在牆後，樹後與許多洞窟中。分隊的大部分駐在磨坊的院子裏。如此，人們真的要打仗了？麥里、竊老爹回來時，大家詢問他。他不說話，只作肯定的點頭，是的，的確要打仗了。

佛蘭梭士與多明尼克在那邊，在院子裏注視他，他終於除去他嘴上的烟斗，只說這樣簡單的一句話：

「啊！我可憐的孩子們，明天你們將不能結婚了！」

多明尼克，緊縮嘴唇，前額顯出憤怒的皺摺，有時挺高身體，兩眼盯住格尼森林，好像他願意看見普魯士人立刻就到來似的。佛蘭梭士臉色很蒼白，態度很嚴肅，在院子裏走來走去，以兵士們所需要的東西，供給他們；他們在院子的一角做湯，他們在等待吃飯的時間，各自談諧地開着玩笑。

然而分隊長彷彿很高興，他訪問了各個房間以及朝着河邊的磨坊大廳。現在坐在井的旁邊，他同麥里窩老爹談話。

『您這裏簡直是個真正的堡壘，』他說。『我們很可以一直抵抗到晚上……強盜們已經來遲了。他們應該早在這裏。』

磨坊的主人留着，很嚴肅。他已看見他的住宅像火炬一樣的

燃燒了。但是他並不歎息，他覺得這是無益的。他只開口說：

「您應該把小舟藏到輪盤的後面去。那裏有一個洞窟可以給牠停泊……牠或者有點用處。」

分隊長發出一個命令。這分隊長是四十歲左右的美男子，身材高大，面目很可愛。他似乎很歡喜看見佛蘭梭士與多明尼克。他招呼他們：彷彿他已忘記了將近的鬥爭。他以眼睛留意佛蘭梭士，他的態度似乎很顯明的說：他覺得她很漂亮。然後，轉向多明尼克，突然問他：

「我的年輕朋友，您沒有到軍隊裏去嗎？」

「我是外國人，」青年回答。

分隊長似乎不大欣賞這個理由。他睜眼並微笑。他想一個年輕人陪着佛蘭梭士一定比出入於槍林彈雨中來得有趣。看見他微笑，多明尼克就加上說：

「我雖然是外國人，却能在五百公尺以外擊中一個蘋果……請看我的獵槍就在那裏，就在您的背後。」

「牠對您倒頗有用處；」分隊長只這樣回答他。

佛蘭梭士有點戰慄，她走近他的身邊。不願有很多人在那裏，多明尼克就拿起並握緊她伸給他的兩手，好像要把她安置在自已的保護之下似的。分隊長重新微笑，可是不加半句話語。他仍坐着，軍刀放在兩腿間，失神的眼睛彷彿在夢想。

已是上午十點鐘了。天氣變得很熱。四周是沉重的寂靜。在大院子敞棚的陰影底下，兵士們已開始吃湯。村莊裏沒有半點聲音。居民們都堵塞他們的房子，門戶與窗口。只有留在路上的一隻狗在狂吠。從附近昏暈在熱氣之下的樹林與牧場那邊，只傳來一種遙遠的，漫長的，由一切分散氣息組成的微聲，一隻杜鵑在歌唱。隨後，寂靜又更擴大了。

在這沉睡的空氣中，突然發出一聲槍響。分隊長很快的站起來，兵士們也放下他們還是半滿的湯盆。只要數秒鐘，大家都在他們作戰的崗位上；從下至上，整個磨坊都被佔住了。然而目光向着大路的分隊長看不見半點動靜；大路向左或向右的展佈着，雪白

的，空無一物。第二槍又聽見了，可是仍看不見什麼，連一個影子也沒有。轉過身來，從格尼這一邊，在兩株樹木間，他却瞥見一團輕微的白煙，像蛛網似的在飛舞。森林仍留着是沉靜的。

『卑劣的流氓們已投到森林裏去了，』他喃喃說。『他們曉得我們已在這裏。』

於是槍聲漸漸繁密的繼續下去，守在磨坊周圍的法國兵與躲在樹木後面的普魯士人已開始作戰。槍彈在摩勒爾河上面發着尖銳的聲音，而兩邊都沒有受到損失。槍聲是不均勻的，從每一荆棘裏射出來；人們仍只瞥見許多輕烟受着和風的搖擺。這幾乎持續了兩個鐘點。佛蘭梭士與多明尼克仍留在院子裏，踮高身體，

從矮牆上面向外注視，他們尤其是注意一個小的兵士，守在摩勒河沿岸的一隻破船後面；他偃臥着，向前窺探，發射他的火器，然後，他讓自己溜到稍後的旱溝中，重裝他的子彈；他的動作是那麼滑稽，那麼狡猾與那麼柔軟，人們看見他，就不覺微笑起來。他一定是瞥見普魯士人的一個頭，因為他很快站起來並向前面瞄準；可是在放射之前，他發出叫聲，轉過身體並滾在旱溝中，一霎時，他的兩腿像剛被殺死的鷄脚似的，發着僵硬的抽搐。這個兵士是當胸受了一彈。這是第一個死者。由於本能，佛蘭梭士拿起多明尼克的手，並在神經質的痙攣中，緊緊的握着牠。

「請不要留在那邊，」分隊長說，「槍彈已射到這裏了。」

真的，一個尖銳的小聲碰在老的榆樹上，一根搖擺的枝條跌了下來。但是兩個年輕的人仍不走開，他們彷彿被悲慘的景象釘住了。在樹林邊緣，一個普魯士人突然從劇場後台似的樹後出來，用他的兩臂擊動空氣並翻身倒下來。於是什麼也不再動了，兩個死者好像睡在大的太陽下面；沉悶的鄉野中，還是看不見半個人影；劈劈拍拍的槍聲也停止了。只有摩勒爾河仍低低響着牠的呢喃水聲。

麥里窩老爹以驚異的態度凝視分隊長，彷彿問他這是否已經完結。

『看！大的攻擊來了，』分隊長低聲說。『您要當心，趕急離開』

這裏。」

他話還沒有說完，可怕的排槍響了。大榆樹好像被刈割似的，無數樹葉的碎片在旋轉。好在普魯士人射得太高。多明尼克差不多把她抱在手裏似的，拖走佛蘭梭士，至於麥里窩老爹則跟着他們並向他們喊道：

『你們趕快躲在小窟裏，圍牆是堅固的。』

他們並不聽他，他們走進大廳，那裏有十個左右的兵士沉靜的等着，窗板關閉了，各人都從裂縫中向外窺探。分隊長一個人留在院子裏，可怕的排槍連續響着，他蹲在那堵小牆後面。外邊由他派守在那裏的兵士們只一尺一尺的放棄他們的地位。但是敵人

驅逐他們，要他們離開他們的隱蔽所時，他們就一個一個爬着回來。他們的任務是拖延時間，不要顯露出來，使普魯士人不能知道他們的真實力量。又一點鐘過去了。一個支隊長回來說，外面只剩兩三個人了，軍官就拿出他的錶看了一下，然後低聲說：

『兩點半了……好吧，我們還要支持四點鐘。』

他命人關了院子的大門，一切都準備着去作堅強的抵抗。普魯士人既在摩勒爾河那一邊，立刻的衝鋒是不會有的。兩公里以外有一座橋，可是敵人一定不知道牠的存在，他們要涉水來攻擊，似乎是不大可信，所以分隊長只命人監視大路。一切努力都集中在鄉野這一邊。

槍聲又停止了。磨坊在大太陽下面，彷彿已經死了似的。沒有一扇窗板開着，沒有半點聲音從屋內出來。然而普魯士人逐漸出沒於格尼森林的邊緣。他們伸出頭，他們的胆慢慢大起來。在磨坊裏，許多兵士已拿起槍瞄準；可是分隊長喊道：

「不，不，你們等着……讓他們走近來。」

他們還是很謹慎，以疑惑的態度注視磨坊。這寂靜而憂鬱的古老住宅，蓋着一層帳幕似的長春藤，的確惹起他們的擔心。然而，他們前進了。當他們有五十左右走到對面的牧場時，軍官就截然說出：

「放吧！」

緊密的排槍響了，孤立的槍聲隨之而起。被顫抖激動的佛蘭梭士，不由自主的用手塞住她的耳朵。站在兵士們後面的多明尼克注視着；槍烟逐漸散了之後，他瞥見三個普魯士人仰臥在草場中間。其他的都逃到白楊與柳樹後面去了。圍攻於是開始了。

經過了一點多鐘，磨坊的房子洒滿槍彈。牠們像細雹一樣打擊古老的牆壁。若射在石頭上，人們就聽見牠們碎裂並重新跌在水裏的響聲。若碰到木頭，牠們就以鈍重的聲音深陷進去。有時，一個軋聲報告磨輪已被射中了，屋內的兵士們都節用他們的彈藥，他們只在能瞄準的當兒放槍。每隔一些時候，分隊長看看他的錶。一顆槍子擊穿窗板，飛去留在天花板上，他就喃喃說：

『四點鐘了。我們將支持不下了。』

真的，這可怕的緊密槍聲逐漸搖動古老的磨坊。一扇窗板跌到水裏，簡直像花邊一樣的穿着彈孔，人們必須用一個墊褥來代替牠。麥里，老，爹每隔片刻，就冒險去觀察他可憐磨輪的損失，牠的每一軋聲，都深深刺痛他的心頭。這一次他的確是完了，他永遠不能修理牠了。多明尼克懇求佛蘭梭士退走，可是她願意同他留着；她坐在一個橡木的，能庇護她的大衣櫥後面。然而一顆子彈射到衣櫥，牠的側面發出鈍重的迴聲。於是多明尼克站到佛蘭梭士面前。他還沒有放槍，他的槍被握在手裏，他不能走近整個寬度都被兵士們佔去的窗戶。每一排槍響時，地板都因而發顫。

『當心！當心！』分隊長突然喊道。

他剛看見一大堆黑影從樹林裏出來。立刻一隊兵的可怕排槍開火了。這像颶風似的掠在磨坊上。另一扇窗板飛跑了。子彈就由開着的窗口射進來。兩個兵士滾在地板上。一個已不再動了；人們把他推到窗邊，因為他妨礙別人的行動。另一個在抽絞並請求別人結果他；但是大家都不聽他，各人都自己躲避並設法找到一個槍孔來還擊。第三個兵士受傷了；他一句話都不說，睜着固定與兇猛的眼睛，讓自己溜在一張桌邊。在這些死者面前，被恐懼所襲的佛蘭梭士機械地推開她的椅子，靠着牆坐在地板上；這樣，她相信自已縮得更小，而少危險。然而人們去拿屋裏的一切墊褥，重新

塞住一半的窗口。大廳裏充滿破裂的武器，剖腹的傢具與種種的殘物。

『五點鐘了，』分隊長說。『你們要好好抵抗……他們正在設法過河。』

這時候，佛蘭梭士發出一聲叫喊。一顆跳躍的子彈擦傷了她的前額。流出幾點血。多明尼克凝視她；然後走近窗邊，他放出他的第一槍，而且再也不停止了。他裝子彈、放槍，毫不關心他身邊所經過的一切；只每隔一些時候，他向佛蘭梭士看了一眼。此外，他並不慌張，他很用心地瞄準。正如分隊長所預料似的，沿着白楊樹的普魯士人要強渡摩勒爾河；可是他們中的一個正要冒險時，多明尼

克的子彈就擊中他的頭額，他隨着跌倒了。留意這射擊的分隊長，非常驚奇與欽佩。他稱讚青年說，若有很多像他這樣準確的槍手，他的確是很幸福的。多明尼克沒有聽到他的說話。一顆子彈擦傷他的肩膀，另一顆擊中他的手臂。他仍繼續放槍。

又有兩個死者。射得粉碎的墊褥已不能堵住窗戶了。最後的一排槍彷彿要擊翻磨坊。地位是無法防守了。然而軍官仍重複說：

『好好抵抗……還有半點鐘。』

現在他已幾分鐘幾分鐘的計算了。他曾預許他的長官，在那裏阻止敵人，直到傍晚，在他準備退却的鐘點沒有到來之前，他一寸也不後退的。他保持着可愛的態度，他向佛蘭梭士微笑，讓她

可以安心。他自己也拾起已死兵士的一根步槍，加入射擊。

大廳中只剩四個兵士了。普魯士人大批出現於摩勒爾河的對岸，他們顯然要立刻渡河。又有幾分鐘過去了。分隊長固執，不願意給出退却的命令，忽而一個支隊長跑來說：

『他們已在大路上，他們將從後面來包抄我們。』

無疑的，普魯士人已找到那座橋了。分隊長抽出他的錶。

『還要五分鐘，』他說。『在五分鐘之前，他們是不會到這裏的。』

到正六點鐘，他終於同意命他部下的人們從開向一條小徑的小門出去。從那裏，他們躍入一條旱溝，然後躲到梭伐爾森林裏

去分隊長，在動身之前，很客氣的向麥里窩老爹致敬並道歉。他甚
至加上說：

「請您敷衍他們，拖延若干時間……我們將再回來。」

然而多明尼克一個人留在大廳裏。他繼續放槍，沒有聽到什麼，也不明白四周的情況。他只感到保護佛蘭梭士的需要。兵士們已經退走，他連一點也不曉得。他瞄準，他的每一槍總打死一個人。突然，他聽見喧噪的大聲。普魯士人從後面侵入院子。他放了最後的一槍，他們撲到他身上時，他的槍筒還在冒煙。

四個人捉住他。別的許多人則在他周圍，用一種可怖的語言，在怒罵。他們幾乎要立刻殺了他。佛蘭梭士哀求地投向前去。但是

一個軍官進來，命人將俘虜交給他。他用德語同兵士們交換了幾句話，然後轉向多明尼克，很粗暴的，用很好的法國話對他說：

『您將在兩點鐘之內被槍決。』

三

這是德國參謀部所立的規定：凡不屬正規軍而手執武器的法國人，都要被槍決。自由的志願隊伍也不被認為交戰集團。如此給保護自己故鄉的農民們以可怕的懲戒，他們想阻止他們所懼怕的集體抵抗。

軍官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乾瘦的大個子，他使多明尼克受

了簡短的審問。雖然他的法語說得很純正，畢竟還帶點普魯士的硬口音。

「您是本地人嗎？」

「不，我是比利時人。」

「那末，爲什麼您要放槍……這一切同您有什麼關係呢？」

多明尼克並不回答。這時候，軍官瞥見佛蘭梭士站着，臉色很蒼白，聽他審問；她的輕微傷口，在白的前額上印着一條紅跡，他從這一個看到另一個，他凝視他們，他彷彿明白了，他只加上說：

「您不否認放槍麼？」

「我會盡我的所能放槍，」多明尼克回答，態度很安靜。

這招認是不必要的，因為他身上被火藥燻黑，滿臉流着汗水，他肩上的微傷又給他塗上幾點血斑。

「這很好，」軍官重複說。「您將在兩點鐘之內被槍決。」

佛蘭梭士並不叫喊。她合上兩手並以沉默與失望的姿態舉起牠們。軍官注意到這個手勢。兩個兵士領多明尼克到隔壁，他們要去看守他的一個房裏去。少女兩腿好像被截斷似的，跌在一把椅子上；她不能哭，她簡直要窒悶死了。然而軍官仍在審察她。他終於向她說話。

「這青年是您的兄弟麼？」他問。

她以頭表示「不」字。她很堅定，不露半點笑容。沉默了一會，

他又問：

「他住這裏很久了麼？」

她以新的動作表示「是的。」

「那末，他應該很熟悉鄰近的樹林吧？」

這一次，她說話了。

「是的，先生。」她回答，同時以稍稍驚異的態度注視他。

他不再說什麼，他轉過脚跟，命他的部下領本村的村長來見他。

但是佛蘭梭士站起來，臉上浮出小小的紅暈，她以為懂得他問話的目的，心裏於是又生起了希望。是她親自跑去找她的父親。

麥里竊老爹，等槍聲停止了之後，就很快從木頭的走廊下去訪問他的輪盤。他愛他的女兒，他對他的未來女婿多明尼克也有很堅實的友誼；可是他的磨輪，在他的心上也佔着很大的位置。兩個小的——他平常都是這樣稱呼他們——既然都還安全健康地逃出了這一場惡鬥，他就想到他的另一個親愛者，那一個一定是非常受苦。俯身在大的木輪上，他以憂傷的態度研究牠的創傷。有五條輪翼粉碎了，中央的樑木也射滿子彈。他用手指放入彈孔，探測牠們的深度；他考慮他怎樣去修理這一切損壞。佛蘭梭士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用殘物和苔蘚在堵塞裂縫了。

「父親」，她說「他們要您去。」

她對他敘述她所聽見的話語，她終於哭了。麥里露老爹搖頭。人們不會就這樣槍斃人。應該等着看吧。他以他的沉默與平靜態度回到磨坊。當軍官問他要兵士們所必需的糧食時，他回答羅克婁斯的居民們並不習慣於被人虐待，如果人們要用暴力的話，他們一定不會供給任何東西。他可以擔負一切的責任，不過要遵守一個條件，就是要讓他單獨去料理。首先軍官對這安靜的聲調，似乎很發氣；隨後，他只好在老人的簡短而明白的話語之前讓步了。甚至他再喊他回來，問他：

「對面，這樹林，您這裏叫牠什麼？」

「梭伐爾樹林。」

「牠們的面積很大麼？」

磨坊的主人以固定的眼睛瞪視他。

「我不知道，」他回答。

他就離開了。一點鐘以後，軍官所催索的戰稅、糧食與金錢都擺在磨坊的院子裏。夜已來了，佛蘭梭士很憂愁，她留意兵士們的動作。她不遠離多明尼克被關閉的房間。將近七點鐘光景，她被刺心的情緒所侵襲；她看見軍官進入俘虜的囚禁所在，一刻鐘之內，她聽到他們逐漸提高的聲音。一會兒，軍官重新出現於門檻上，用她所不了解的德語，發了一個命令；待十二個人，手上拿着步槍，走來排列在院子裏，她卽顫抖，他覺得自己要死了。如此，什麼都完了；

他們就去執行槍決了。十二個人留在那邊十分鐘，多明尼克的聲音繼續提高，表示截然的拒絕。最後，軍官出來了，一面很粗暴的關了門，一面說道：

「好吧，您反省吧；我讓您一直考慮到明天早晨。」

用一個手勢，他命那十二個人散開。佛蘭梭士像被驚呆似的留着，仍繼續抽着烟斗，只以好奇態度注視那一隊兵的麥里竊老爹，則以父親的溫柔，拉起她的胳膊，領她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

「你要鎮靜一些，」他對女兒說，「盡量設法睡覺，明天天亮之後，我們再看吧。」

退走時，他謹慎地關好房門，把她鎖閉在裏面。他所持的原則

是女子們毫無用處，若要料理一件重大的事情，她們會敗壞一切的。然而佛蘭梭士並不睡覺，很久坐在床沿上，聽着屋裏的喧鬧。紮在院子裏的德國兵連續不斷的唱歌與歡笑。他們大概一直吃喝到十一點鐘，因為喧鬧沒有停止過一霎時。在磨坊裏，每隔一些時候，即有重的步聲響着，無疑的，一定是換崗的哨兵在走動。但是特別惹起她注意的，是她所能聽到的，她底下房間裏的隱約聲音。有許多次，她躺下去，讓她的耳朵貼在硬的地板上。這下面恰是多明尼克被幽禁的房間。他一定從牆邊走到窗口，因為她很久聽到他散步的合拍音節；接着是一聲不響的大寂靜，無疑的，他已坐下了。此外，喧鬧的聲音也停止了，一切似乎都沉睡了。待整個房子都像

假寐了之後，她以最大可能的緩慢開了她的窗門，她就用肘靠在窗口上。

外面，夜是晴朗的而且溫暖的。細彎的新月睡在梭伐爾樹林後面，以伴眠燈一般的微光，照亮鄉野。大樹的伸長陰影，像鐵柵似的阻住草場的黑暗，至於草，在沒有遮蓋的地方，則顯出淡綠絨的柔軟。但是佛蘭梭士並不注意夜的神祕情趣。她窺探鄉野，找尋德國人派守在旁邊的步哨。她完全辨出他們的陰影分駐在摩勒爾河的沿岸。磨坊的前面，只有一個，站在河對面的一株楊柳附近，這株楊柳的枝葉則浸沒在下面的水裏。佛蘭梭士很清楚的看見牠。這是個高大的青年，站着一動也不動，面孔朝向天邊，簡直像沉思。

的牧人。

她這樣仔細檢閱了各處之後，就回來坐在她的床邊。她沉默而深思的留了一點鐘。然後她又傾耳靜聽：屋裏已沒有半點氣息。她轉到窗口，看了一下；無疑的，還顯現在樹後的一角月亮，彷彿還妨礙她的行動，因為她又繼續等着。最後，她所等待的時候好像到了。夜已變得漆黑，她已看不見對面的哨兵，鄉野像墨水似的舒展着。她一會兒傾着耳朵，她已決定了那裏，經過窗的旁邊，有嵌在牆裏的一條鐵梯，從磨輪一直升到屋頂室，早先磨粉的人們都從這裏去察看上頭的有些機件；後來，機械改變了，很久以來，這鐵梯就隱沒在厚密的，遮住磨坊這一面的長春藤裏。

佛蘭梭士很勇敢，他跨過窗口的欄干，抓住一根鐵棒，她就懸空了。她開始下去。她的短裙給她很大的妨礙。突然，從牆裏脫出一塊石頭，跌到摩勒爾河裏，發出響亮的濺聲，她停住，身上像受到冰激似的顫抖。但是她明白水的傾瀉，以牠連續的轟聲，一定會遠遠蓋沒她所能做出的一切聲音，於是她更大胆的下去，用腳試探長春藤，保證自己的確是踏在梯級上。待她爬到給多明尼克作監獄的房間上面，她又停止了。沒有料到的一種困難幾乎要她喪失了她的全部勇氣。下面房間的窗戶並不合規地建在她臥房窗口的下面，牠並不在鐵梯旁邊，她伸出手，只遇見硬的牆面。那末，她必須重爬上去，不徹底實現她的計劃麼？她的兩臂已疲倦了，摩勒爾河

的喃喃水聲，在她脚下，開始激起她的昏暈。於是她從牆裏挖出一小塊石灰，把牠去向多明尼克的窗戶。他沒有聽見，他或者已睡着了。她還粉碎牆壁，她仍用手指爬抓牠。她已沒有力量，她覺得自己要翻跌下去了，而多明尼克終於輕輕開了他的窗戶。

「是我，」她喃喃說：「你快來抱我，我就要跌下去了。」

這是第一次，她以「你」字稱呼他。他俯下身去捉住她，抱她到房間裏。於是她淚流滿面的悲泣起來，她阻遏她的嗚咽，使人不會聽到她。然後，以無上的努力，她平靜下來。

「您被看守住麼？」她以很低的聲音問他。

看她這樣到來，還很驚駭的多明尼克只以簡單的動作，指示

他的房門。門的外面，有鼾睡的聲音；守兵熬不住疲勞，一定睡在門邊的地上，他以爲這樣，房內的俘虜就不會移動了。

『應該逃走，』她很快的說。『我是來求您逃走，並向您道別。』但是他彷彿沒有聽見她。他只重複說：

『怎麼是您，是您……哦！您多麼使我害怕呀！您會因此喪命呢！』

他拿起她的兩手並狂吻牠們。

『哦！我多麼愛您，佛蘭梭士……您是又好又勇敢。我只有一個恐懼，就是沒有再見到您就被殺死……但是您在這裏，現在我們可以槍斃我了。我能同您一起生活一刻鐘，我就準備好了，我就

死而無怨了。」

漸漸，他拉她到身邊，她也讓自己的頭靠在他的肩膀上。危險要他們互相接近。他們就在擁抱中忘記了一切。

『啊！佛蘭梭士，』多明尼克以柔媚的聲音再說，『是今天，聖路易日，我們等得那麼久的結婚日子。沒有什麼東西能使我們分開，因為現在我們倆都在這裏，忠於我們的約會……不是嗎？此刻就是我們結婚的早晨。』

『是的，是的，』她重複說，『就是我們結婚的早晨。』

他們戰慄，他們交換了一個接吻。可是，突然她掙脫出來，可怖的現實矗立在她面前。

『應該逃走，應該逃走，』她口吃的說，『我們不要失掉一分鐘。』

他在黑暗中伸出胳膊來重抱她的時候，她又以『你』稱呼他：『哦！我懇求你，聽我的話……如果你死了，我也活不了。一點鐘以後，天就要亮了。我要你立刻動身。』

於是她很快的說明她的計劃。鐵梯一直通到下面的磨輪；從那裏，他可以藉輪翼的幫助，進到藏在後面的小舟裏。如此，他很容易到達對岸，逃走了。

『但是，那邊一定有哨兵守着吧？』他說。

『對面只有一個，就在第一株的楊柳脚下。』

『如果他瞥見我，如果他喊叫呢？』

佛蘭梭士戰慄。她將自己帶下來的一把刀放在他的手裏。

『而您的父親同您自己呢？』多明尼克再說。『不，絕對不，我不能逃走……我若不在這裏，這些兵士會殺害你們……你們不認識他們的兇惡。他們曾向我提議，如果我同意帶領他們到梭伐爾樹林，做他們的嚮導，他們就饒恕我。他們若發現我逃走了，什麼殘惡的手段，他們都會做得出來。』

少女停止辯論，她對於他所提出的一切理由，只作簡單的回答：

『由於您愛我的關係，您逃走吧……如果您還愛我的話，多』

明尼克，您在這裏，不要再留一分鐘。」

接着，她預許他，她將重新爬到她自己的房間。這樣，人們就會知道她曾幫助他潛逃。她終於用非常猛烈的熱情，抱他在懷裏，吻他，要他決定。結果，他是失敗了。他只提出一個問題。

「請您對我發誓，是您的父親知道您的行動並勸我立刻逃走嗎？」

「是我的父親派我來勸您的，」佛蘭梭士大胆地回答。

她撒謊。在這時候，她只有很大的一個需要，就是知道，他到安全的地點，她不再被這個太陽一出，他就要被殺害的可怕的思想所侵擾。他若離開這裏之後，一切不幸都會降到她的身上；只要他

活着，一切都像是溫柔的。她愛他的自私，不計代價的，要他活着。

『這很好，』多明尼克說，『我將做你們所喜歡做的。』

於是他們不再說話了。多明尼克再去開了窗戶。但是突然有一種聲音，使他們嚇得發抖。房間的門被撞動，他們以為有人在開門了。無疑的，巡夜的哨兵已聽到他們的聲音了。兩個都站着，彼此靠得緊緊的，他們在無可形容的罣慮中，等待人們來捉他們。門又重新被掃；可是並沒有開啓。他們每人都發出被遏住的歎息；他們明白，這一定是睡在門檻邊的兵士在翻身。真的，沉寂又開始了，他們又聽見打鼾的聲音。

多明尼克絕對要佛蘭梭士先回她的房間。他用自己的胳膊

摟抱她，對她說了一個沉默的再見。然後，他幫助她爬上鐵梯，而自己也隨着抓住牠。但是在沒有知道她已爬到上面的房間之前，他絕對不肯下去。待佛蘭梭士重新進去了，她纔讓自己用很輕的，像氣息似的聲音，傳下一句：

「再見，我愛你！」

她靠在窗口上，竭力留意多明尼克的行動。夜還是很黑的。她找尋哨兵，她看不見他的影子；只有楊柳在黑暗中間，顯出蒼白的斑點。一霎時，她聽見多明尼克沿着長春藤下去的輕微摩擦。接着是磨輪的軋軋聲響，一個極細的盪漾水波報告她，年輕的未婚夫已找到後面的小舟了。真的，一分鐘以後，她在摩勒爾河的灰色水

面上辨出小舟的側影。於是可怕的憂慮又扼住她的喉頭。每一刹那，她都以為聽見哨兵的警告叫喊；散在暗影中的極小聲音，由她聽來，都像是兵士們的奔跑，武器的摩擦與裝槍的響聲。然而幾秒鐘幾秒鐘過去了，鄉野仍保持着牠的無上平和。多明尼克一定是渡到對岸了。佛蘭梭士已看不見什麼東西。寂靜是莊嚴的。她又聽見踐踏，嗶的叫聲與一個身體的沉重跌倒。然後，寂靜又更深了。於是她冰冷的留在深厚的黑夜面前，彷彿覺得死已過去了。

四

天一放光，噪雜的聲音搖動磨坊，麥里竊老爹走來開了佛蘭

梭士的房門。她臉色蒼白而很鎮靜的走到院子裏。但是到了那裏，看見一個普魯士兵的屍首臥在水井附近，底下鋪着一件展開的大衣，她就不能遏住戰慄。

在屍首的周圍，許多兵士在指手畫腳，並發憤怒的喊叫。其中有些向村莊伸出他們的拳頭。然而軍官已把麥里篤老爹喊來，因為他是本村的村長。

『看，』他用喉頭被憤怒扼住的声音對老人說，『我們的一個兵士被人殺死在河邊……我們需要一個懲戒的榜樣，我要您幫助我們去發見兇手。』

『一切都隨您所吩咐的！』磨坊主人以他的冷淡脾氣回答。

『不過，這不容易。』

軍官俯下去，揭開蓋住死者面孔的一角大衣。於是可怖的傷痕顯露出來了。哨兵是被擊在喉頭上，武器還留在創傷中。這是一把黑柄的廚刀。

『仔細看這把刀，』軍官對麥里說，『或者牠會幫助我們的搜索。』

老人戰慄了一下，可是他又立刻鎮靜了，他回答，而不讓他臉上的筋肉顫動：

『在我們的鄉下，大家都有這樣的廚刀……或者，您的兵士已厭惡打仗，是他親自動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顯而易見的

事實。」

「住口！」軍官喊道，非常憤怒。「我不知道，爲什麼我還不去燒燬整個的村莊！」

好在憤怒阻止他注意到佛蘭梭士的慘變臉色，她只得坐在水井附近的一條石凳上。她的目光不由自主的凝視這個躺在地上，幾乎在她腳邊的屍首。這是又高大又漂亮的一個青年，像多明尼克一樣，也生着金黃的頭髮與藍色的眼睛。這顯著的相似擾亂了她的心思。她想到死者或者也有一個將要悲泣的愛人留在他出生的德國。從死者的喉頭他認出自己的廚刀。這簡直是她殺了他。

軍官還說，要以嚴厲的處置懲罰羅克婁斯的時候，許多兵士跑來了。他們還只發現到多明尼克的逃走。這又激起極大的騷動。軍官到出事的地點去，他由開着的窗戶，向外注視，他已明白一切，他回來，顯得更憤怒了。

麥里聽老爹對於多明尼克的逃走，似乎不高興。

『蠢東西！』他喃喃說，『一切都被他弄糟了。』

聽到他這話的佛蘭梭士就憂愁起來。其實，她的父親並沒有疑心到她的同謀。他搖頭，以極低的聲音對她說：

『現在，看，我們糟糕了！』

『就是這個流氓！就是這個流氓！』軍官喊道。『他一定是逃』

到樹林裏去了……但是，人們必須把他重找回來，不然，整個村莊就要替他償付血債。」

然而他對磨坊主人說：

「喂！您一定知道他隱藏在什麼地方。」

麥里窩老爹沉默地笑了一下，並用手指出崗陵上滿是樹木的廣大面積。

「在這裏面，您怎麼能找到一個人呢？」他回答。

「哦！那裏面一定有您所認識的許多洞窟。我給您十個人。您帶領他們去搜索。」

「我很願意。不過，沒有八天，我們不能搜遍這附近的一切樹

林。

老人的安靜簡直要激起軍官的發狂。他也明白這搜索的可笑。就在那時，他瞥見坐在石凳上的佛蘭梭士，臉色蒼白，身體顫抖。少女的憂慮態度觸動了他的心思。他沉默了一會，然後輪流地審察磨坊主人與佛蘭梭士。

『這個人』他終於粗暴的問老人，『不是您女兒的情人嗎？』
麥里窩老爹的臉上立刻變成青灰色，人們以為他會向軍官的身上撲去，扼住他的喉頭。可是他挺直身體，並不回答。佛蘭梭士則讓她的面孔藏在自己的兩手中間。

『是的，就是這樣』普魯士人繼續說：『是您或您的女兒幫

助他逃走的。您是他們的同謀者……最後一次，您願意把他交給

我們麼？」

磨坊主人還是不回答。他轉過身體，以冷淡的態度，向着遠處凝視，好像軍官不是對他說話似的。這使軍官的憤怒達到極點了。

「那末，」他宣誓，「您去替他死，我立刻槍斃您。」

他又命一小隊兵十來人執行槍決。麥里竊老爹仍保持着他的沉靜。他幾乎只輕輕聳一聳肩，這全部的悲劇，由他看來，似乎只有很平凡的趣味。無疑的，他不相信人們那麼容易槍斃一個人。隨後，當一小隊兵站在那裏的時候，他以嚴重的聲調說：

「那末，這是認真的了！我很願意。如果你們絕對需要一個來

償命的話，我或者別的一個，都是一樣。」

但是佛蘭梭士發狂似的立了起來，並口吃的說：

『請饒恕先生，請不要傷害我的父親。請您殺了我，我應該替他去死……事實是我幫助多明尼克逃走的，只有我一個人是有罪的。』

『住口，小孩子，』麥里竊老爹喊道。『你爲什麼撒謊？……她是被鎖閉在她的房間裏過了一夜，先生。她撒謊，我可以向您保證。』

『不，我不撒謊，』少女興奮地再說。『我從窗口下去，我會催促多明尼克逃走……這是實情，這是實情……』

老人的臉色變得很灰白，他從女兒的眼睛裏看出她的確沒

有撒謊，這故事激起他的恐怖。啊！這些孩子，和他們的心，一切都被他們弄糟了！於是他發怒了。

『她是瘋子，請您不要聽她。她對您敘述了愚蠢的故事……
好吧，我們結束了這件案情吧。』

她還要抗議。她跪下去並合起兩手。軍官安靜地參與這苦痛的鬥爭。

『我的上帝，』他終於說；『我拿您的父親，因為我捉不到另一個人……設法將另一個人找來，您的父親就自由了。』

一會，她凝視他，眼睛因這殘酷的提議，睜得很大。

『這是可怕的，』她喃喃說。『此刻，您要我們到哪裡去找多』

明尼克他已經走了，我再也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

「總之，他或是您的父親，您隨便選擇吧。」

「哦！我的上帝！我能選擇嗎？即使我知道多明尼克藏在哪里，我也不能選擇呀！您簡直要割碎我的心呀……我甯願立刻就死了。是的，這很快就完結了。您殺我吧！我懇求您，您立刻殺了我吧。……」

這絕望與眼淚的場面終於激起軍官的不耐煩。他喊道：

「喂！已經夠了！我願意做好人，我同意給您兩個鐘頭……倘若在兩點鐘以內，您的愛人不在這裏，您的父親就替他去死。」

他命人把麥里窩老爹領到給多明尼克作過監獄的房裏去。

老人要求煙草並開始抽煙。在他鎮靜的臉上，看不出半點感動，不過，待他一個人留着之後，他雖然照樣抽煙，却忍不住悲哀，哭了出來，兩顆大的眼淚慢慢流在他的面頰上。她可憐而親愛的孩子，現在是多麼受苦呀！

佛蘭梭士留在院子中央。許多普魯士兵笑着走過去。有些兵對她說些她所不了解的粗話與玩笑。她凝視她父親剛才進去的房門。以徐緩的動作，她讓自己的手伸到前額，彷彿想阻止牠爆炸似的。

軍官轉過他的脚跟並重複說：

「您還有兩點鐘。在前面您設法利用牠們吧。」

她還有兩點鐘。這句話嗡嗡響於她的腦中。於是像機械似的，她出了院子，她只向前面走去。到哪裏去做什麼？她甚至不想決定一個主意，因為她很清楚，她覺到她的努力是毫無用處的。然而她願意看到多明尼克。他們倆可以商量，或者他們能想出一個辦法。在她思想的昏迷中。她向摩勒爾河的邊岸下去，她在水開下面有着許多大石塊的地方走了過去。她俯下身體，她瞥見一潭血，她的臉色因而嚇青了。的確就是這個地方。她在被踐踏的草上循着多明尼克的足跡前進；他一定是跑着走，因為她看到跨着大步的一線，傾斜地截斷草地。隨後，她看不見這些足跡了。但是在隣近的一個牧場上，她以為又發現他的脚步了。這領她到森林邊緣，到了那

裏，一切指示都消失了。

然而佛蘭梭士仍在樹下深入進去。只賸她一個人，這就給她以少許的安慰。她坐了一會。一想到鐘點會過得很快，她就重立起來。她離開磨坊已多少時候了？五分鐘？半點鐘？她已沒有時間的意識了，或者多明尼克隱在她所認識的那個樹叢裏吧？一天下午，他們倆會在那裏吃過榧子。她到樹叢裏去，到處察看。只有一隻烏鵲飛走，發出牠溫柔與淒慘的叫聲。於是她想到他或者會躲在他有時等候獵物的一個岩窟裏；但是岩窟也是空的。何必尋他呢？她不一定會找到他；接着，要發現他的願望漸漸激起她的興奮，她走得更快了。他會爬上一株樹的觀念，突然浮到她的腦際。從此，她舉眼

前進，爲着使他知道她在附近她，每隔十五步至二十步就高聲喊他。只有斑鳩回答她，一個輕微的氣息掠過樹枝，使她相信他已在那邊並已爬下樹來。甚至有一次，她以爲看見他了；她停住，喉頭哽塞，很想立刻逃走。她去對他說些什麼呢？難道她要他回去，讓普魯士人槍斃他嗎？哦！不，她決不說這些事情。她將喊他逃走，不要留在附近。接着，她父親在等着她的思想又使她感到尖銳的苦痛。她跌在草地上，一面悲泣，一面高聲誦着：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爲什麼要到這裏呢！』

她發狂似的悔恨自己來尋他。像被恐怖所襲似的，她奔跑。她想逃出森林。三次，她走錯了，她以爲自己再也找不到磨坊了，忽然，

她恰在羅克斐斯正對面的一個牧場上走了出來。待她瞥見村莊之後，她又停止了。難道她就一個人回去嗎？

正在站着不動之際，一個聲音輕輕喊她：

「佛蘭梭士佛蘭梭士！」

她看見多明尼克在一個旱溝的邊緣舉起頭來。公道的上帝！她已找到他了！那末，老天真願意他去送死嗎？她忍住叫聲，她讓自己溜入旱溝。

「您尋我嗎？」他問。

「是的，」她回答，腦裏嗡嗡響着，不知道她說些什麼。

「啊！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低下眼睛並口吃的說：

「沒有什麼，我很擔心，我只想看看您。」

安了心之後，他就對她解釋他不願意走得很遠，他害怕他們會吃虧。這些普魯士流氓是殘忍的，他們會向女子和老人身上尋復仇。最後一切既然都很好，他就笑着加上說：

「總之，婚期是要延到八天之後舉行了。」

看她仍很煩擾，他又變成很嚴肅了。

「但是您倒底，怎麼啦？您一定對我瞞着什麼事情。」

「不，我可以對您發誓。我只跑來看看您。」

他抱吻她，並告訴她，他們若再談下去，對她與他，都是不妥當

的，要闖亂子的；他想爬上旱溝，再回到森林裏去。她留住他，她戰慄。

『聽我說，您頂好還是留在這裏……決沒有人來尋您，您不要害怕。』

『佛蘭梭士，您對我瞞着什麼事情，』他重複說。

重新，她向他發誓，她沒有隱瞞什麼事情。不過，她甯喜歡知道他還在她的附近。她還咕嚕了其他的許多理由。他看她的態度那麼特別，現在他自己也拒絕離遠了。此外，他相信法國兵就會回來。有人從梭伐德這一邊已看見軍隊了。

『啊！但願他們快些來，他們愈早到這裏，愈好！』她很熱心的禱祝道。

這時候，羅克婁斯的鐘樓已敲了十一點。許多清晰的槍聲傳到他們的耳鼓。她恐怖，她站起來；她離開磨坊已有兩小時了。

『聽我說，』她很快的囑咐他，『如果我們需要您的話，我到我的房間去，我在窗口搖動我的手帕。』

她奔跑地走了，至於非常不安的多明尼克，則躺在旱溝邊緣，監視着磨坊的動靜。她再進羅克婁斯的時候，她遇見一個老乞丐，認識當地一切形勢的朋當老爹。他向她致敬，他剛在普魯士人間看見她的父親；然後，畫了許多十字並咕嚕了幾句斷續的話語，他繼續走他的路程。

佛蘭梭士重新出現之後，軍官對她說：

『兩點鐘已過去了。』

麥甲箇老爹在那裏，坐在水井附近的石凳上。他還是抽烟。少女重新懇求，悲泣並跪下。她要拖延時間。法國兵再來的希望，在她的心中高漲起來。她鬧着悲傷時，她以爲聽見遠遠有軍隊的合拍步聲。哦！如果他們出現，如果他們把大家都解放了！

『聽我說，先生，再過一點鐘，再過一點鐘……您可以再給我一點鐘！』

但是軍官並不妥協。他甚至命令兩個兵士捉住她，拖她走開，使他們可以好好執行老人的槍決。於是佛蘭梭士的心中起了可怖的鬥爭。她不能就這樣讓人去殺死她的父親。不，她甯可與多

明尼克一起死了；她正想向自己房間奔去的那一剎那，多明尼克自己已走進了院子。

軍官與兵士就發出勝利的叫聲。但是他很平靜，臉上稍帶嚴肅的神態，彷彿只有佛蘭梭士一個人在那裏似的，向她走去。

『這很不好』他說。『爲什麼您不領我回來。要朋當老爹來對我敘述了這裏的事情……總之，我已在這裏了。』

五

是下午三點鐘了。天空慢慢佈滿大。大概是隣近暴風雨尾巴的很多黑雲，這黃色的天，這些黃銅一般的破塊，把晴朗時本來是那

廢燼爛的羅克斐斯河谷改成充滿混濁與昏影的險峽。軍官只把多明尼克幽禁起來，而不宣佈給他留下的命運。從中午起，佛蘭梭士就垂死似的陷在可怖的罨慮中。不論她父親怎麼催促，她不願意離開院子。她等着法國兵回來。可是鐘點流逝過去了，夜就要到來了，她非常愁苦，因為這一切延宕的時間似乎不能改變可怖的結局。

然而，將近三點鐘光景，普魯士的兵士們已開始作動身的準備了。數分鐘以來，軍官像前夕一樣，同多明尼克一起關在房間裏。佛蘭梭士明白人們正在決定她未婚夫的生命。於是她合起兩手，她祈禱。站在她身邊的麥里，竊老爹，仍保持着他的沉默與嚴肅。他

像一般年老的農人一樣，決不同宿命的事實鬥爭。

『哦！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佛蘭梭士口吃的說，『他們要殺害他了……』

磨坊主人拉她到身邊，讓她像小孩子似的坐在他的兩膝上。恰在這一剎，軍官出來了，他的背後，則有兩個兵士押着多明尼克。

『永遠不，永遠不，』多明尼克喊道。『我已準備死。』

『您好好反省吧，』軍官再說。『您所拒絕我們的這個職務，一定會有別的人來替我去做。我給您保全生命，我是寬大的……』

這不過是要您穿過樹林，把我們領到蒙特勒東罷了。那裏面一定

有什麼方便的小徑。」

多明尼克不再回答。

「那末，您是固執，不聽我們的勸告了？」

「請您殺了我吧，我們頂好是趕快結束。」他終於答道。

佛蘭梭士合起兩手，遠遠哀求他，她忘記了一切，她會勸他做卑劣的行爲。但是麥里、老爹捏住他的兩手，不讓普魯士人看見她發瘋也似的手勢。

「他是對的，」老人咕嚕道：「頂好是死了。」

執行槍決的一小隊兵已在那裏。軍官等着多明尼克的懦弱。他仍打算他會決定做他的嚮導。一霎時的沉寂。人們聽見遠處有

暴烈的雷聲。沉悶的燠熱籠罩着鄉野。就是在這沉寂中發出一個喊聲：

『法國兵！法國兵！』

真的是他們來了，從梭伐爾路上的樹林邊緣，人們辨出一排紅褲了。磨坊中於是起了極大的騷動。普魯士兵一面奔跑，一面發出喉音的驚叫。可是兩邊都還沒有放過一槍。

『法國兵！法國兵！』佛蘭梭士拍着手叫喊。

她簡直是瘋了。她從父親的擁抱中掙扎出來，她兩臂向天，她發笑。哦！他們終於來了，他們來得正好，因為多明尼克還站在那裏！一小隊兵的可怕槍聲，像雷轟似的響於她的耳邊，她轉過身

來。軍官剛喃喃說過：

「總之，我們先來辦好這件事情。」

他自己把多明尼克推到一個敞棚的牆邊，他命令開火。正當佛蘭梭士轉過身來的時候，多明尼克已倒在地上，胸口射着十二顆彈孔。

她不哭，她麻木了，她的眼睛固定，她到敞棚底下，坐在屍體的數步以外。她凝視，有時用手做出茫然的，孩子似的動作。普魯士人捉住麥里窩老爹，彷彿拿他作人質。

這是很猛烈的鬥爭。軍官很快派出他的兵士們去防守，他明白後退是一定會被殲滅的。頂好是拚命抵抗，爭得最高的代價。現

在是普魯士人防守磨坊，而法國兵向這裏攻擊了。非常猛烈的槍聲開始了。半點鐘之內，沒有停止過一霎時。接着，一個沉重的爆炸響了，一顆炮彈截斷了百年老榆樹的主幹。法國兵攜有大炮。一個炮座恰建在多明尼克隱藏過的旱溝上，牠轟擊羅克斐斯的街道。這樣，戰鬥是不會長久的。

啊！可憐的磨坊！炮彈從這邊或那邊來擊穿牠。屋頂的一半已被轟去了。兩堵牆已傾坍下來。但是摩勒爾河這一邊，損失尤其是來得淒慘。從動搖的牆壁上脫落出來的長春藤，像破衣似的懸掛着；河水漂去種種的殘物，從一個缺口，人們可以看見佛蘭梭士的房間，她的床以及細心拉開的白色床帳。舊的磨輪接連受到兩顆

炮彈，牠發出最後的呻吟；輪翼隨着水流漂去了，整個輪盤軀殼也被粉碎了。這是快活磨坊的靈魂終於飛逝了。

法國兵開始衝鋒了。可怖的白刃戰隨之而起。在鐵銹色的天邊下面，陰慘的河谷充滿了死人，廣大的牧場和牠們的孤立大樹以及帳幕似的在草地上散佈黑影的白楊樹，都顯出猙獰可怖的巨形怪狀。左邊右邊，森林像古代競技場的高牆似的，包圍着惡鬥的戰士們，至於樹下的泉水與水流，則在鄉野的恐怖中，發出嗚咽的悲鳴。

在敵棚底下，佛蘭梭士沒有動，她蹲着，面對多明尼克的屍首。麥里竊老爹剛被一顆流彈當場殺死了。當普魯士人全被殲滅，整

個磨坊燃燒着的時候，法國兵的分隊長第一個走進院子。從開戰以來，這是他第一次的成功。所以他很興奮，他挺直他的高大身材，以漂亮騎士的可愛態度大笑起來，他瞥見佛蘭梭士癡愚一般留在發煙磨坊的廢墟中間，呆視她丈夫與父親的屍體，他就用手裏的軍刀，很風雅的向她致敬並快活地喊出：

『勝利了！勝利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譯完

原
书
空
白

奧里維埃，柏格伊的死

我病了三天之後，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上午六點鐘死去的。我
可憐的妻正在行李箱中尋找衣服。當她重立起來，看見我睜着眼
睛，口裏沒有些微氣息，身體已經變硬的時候，她即刻跑過來，以爲

我是暈去的，亂摸我的兩手，並俯身試探我的面孔。她突然恐怖了，癡狂似的，大哭起來，她囁嚅說：

『我的天！我的天！他已死了啊！』

我一切都聽到，但是這些微弱的聲音似乎從很遠的地方傳來。只有我的左眼還能瞥見一種昏昧的微光，一種使物件變成模糊的灰白；我的右眼完全失明了。這是我全身的麻木，好像被霹靂打了似的。我的意志已死，我的筋肉上再沒有什麼纖維順我調動了。在這空虛中，在我的僵硬肢體上，祇有脛筋，雖然弛緩怠倦，還是完全明白的。

我可憐的馬格莉，跪在床前痛哭，很傷心的誦着：

「他已死了啊，我的天！他已死了啊！」

這種奇怪的情形，肌肉一點不能動，而智慧却仍照樣存在的麻木狀態就是所謂死嗎？是不是我的靈魂在未飛去之前，仍如此遲延在我的腦裏呢？我從孩子的時期，就有神經的劇變，就有兩次厲害的熱病幾乎奪去了我的生命。後來，我周圍的親人大都習慣於我的多病身體；我們那天上午到巴黎住在多菲納路這間小旅館裏，我就病倒了，還是我自己不准馬格莉去請醫生。我想好好地休息一會。一定會恢復我的健康，這不過是旅行的辛苦叫我這樣疲憊罷了。然而我的心中却充滿可怕的憂慮。我們突然很窮離開了我們的家鄉，到巴黎的行政機關來工作，身上僅有維持到第一

月薪俸發給時的生活費。瞧，現在又發生一種意外的劇變，簡直要我難上加難了！

這實在是死嗎？我想像死比夜還要黑暗，比靜還要寂寞。從小我就已怕死了。因為我的身體虛弱，人們都哀憐我，撫愛我，而我却不時思想我將不能久活，人們會立刻來埋葬我。這被埋入地下的思想激起我的恐怖，我不能適應牠，雖然牠日夜纏繞我。長大以後，我仍保持這死的成見。有時，經過幾日的反省，我以為自己已戰勝了我的恐怖。噫！人死了，那就完了；一切人都有一天要死的；還有什麼更便當，更好的呢！我差不多達到快活的地步，我挺立在『死』的前面，對牠瞪視。一會，一個寒慄忽使我戰慄而且昏暈，似乎有

一隻巨手提着我在黑暗的深淵之上搖蕩。這就是被埋入地下的思想回來奪去我的調和力量。多少次，在深夜裏，我突然醒來，茫然不知有什麼氣息掠過我的睡眠，我很失望的合起兩手，喃喃自語說：『我的天！我的天！應該死了呀！』一種悽慘的憂鬱塞住我的胸口，死的必至念頭，在半醒半夢的狀態中，格外使我害怕。我困難地睡回去，可是這樣像死的睡眠也使我擔憂。我要是永遠睡去！我要是閉着眼睛永遠不再睜開！呵！怕煞人啣！

我不知道別人是否也有同樣的苦惱。我的一生的確被這種苦惱騷擾了，死挺立在我和我所愛的一切中間。我還記得我同馬格莉會經過許多極其幸福的年月。在我們結婚後的最初數月，當

她夜裏睡在我的身邊，當我做着未來之夢，依戀地想着她的時候，『死別』的觀念不斷搗毀我的快樂，破壞我的希望。我們或者在明天，或者在一點鐘之後就要分離呢！我覺得我的胸中有着無限的失望，我自問人生既然無可避免地要達到如此殘酷的分離，我們又何必必要享同居的幸福呢？於是我喜歡在悲哀中幻想。誰先去她呢，還是我？展示我們生活分離的圖畫，無論是她先我後，或我先她後，結果總是使我感動到流淚。在我一生最好的時期，我突然有這樣的憂鬱，這是任何人所不了解的。我若遇見好而有利的時候，我却倏然愁眉不展起來，這不令人駭異嗎？可是這也不過是我的『空虛』觀念在穿過我的快樂罷了。可怕的『何必』像『喪鐘』

似的鳴於我的耳際，然而，最苦惱的，還是祕密含羞地忍受這苦悶，而不敢向人說出自己的不安。夫妻往往同床躺着，燈光一滅，兩下都因感動而戰慄；可是彼此都不言語，因為世人之不敢談死，正如他們之不敢明說淫污的字眼一樣。他們怕牠甚至不敢叫牠名字，他們隱藏牠正如隱藏自己的性器官一樣。

我可憐的馬格莉正在繼續嗚咽之際，我卽回想這些東西，我不知道怎樣去勸慰她的悲傷；要對她說我沒有什麼苦痛嗎？我怎麼做得到呢！這實在使我難受呀！倘若死僅僅是這種筋肉的麻木，那末我以先那麼怕牠，實在是大錯而特錯了。這是一種自私的安適，一種幽靜的休息，我進到牠的裏面，什麼憂慮都消除淨盡了。而

我的記憶力却格外活動起來。我的全生事實都一一很快的在我的面前過去，我覺得我自己現在已是這些事實的局外人了。奇怪而少有的感覺令我心喜：人，或者會說，這是一種悠遠的聲音對我敘述我一生的往事呢。

我還記得該郎特附近，俾利亞克大路上的一角鄉野。路的轉彎處，一片松林參錯地列在多巖的斜坡上。我祇七歲的時候，會同我的父親一起在那邊，在馬格莉父母所住的一間破舊屋子裏吃過自烘的小麵包，她的父母是以晾鹽爲業，那時靠着鄰近的鹽場生活已頗困難。我又想到我在諾特公學時的情形，我是在那邊圍着古牆的煩惱環境中長大的，我時時刻刻渴望着再見該郎特的

寬闊天空與城脚那一帶的廣大鹽場，而一望無垠展佈在蔚藍天下的海洋也在我的腦裏盤旋。不久我生命的歷程中就發現了一個黑孔：我的父親死了，我就進醫院的管理處工作，我的單調生活於是開始了。我惟一的快樂就是星期日去訪問仲利亞克的舊屋。他們的生活情形愈過愈不行了，因為鹽場差不多一無所得，鄰近各處都已陷入貧困的境域。那時馬格莉還是一個女孩子。她愛我，因為我放她在小車上來去地玩耍。後來的一個上午，當我向她求婚的時候，我見出她的驚恐，我知道她認為我是醜陋的，而她的父母却立刻將她許給我；這讓他們擺脫了一個重負。她呢，她是順從的，她也沒有說個『不』字。當她習慣於『作我的妻』的觀念時，

她對我再也不明白表示過於厭惡的態度了，我還憶起我們在該郎特結婚的那一日，正是大雨傾盆的天氣；我們歸家時，她是穿着短衣回來，因為她的結婚長衫已經被雨打濕了。

看，這就是我少年的全部經歷。我們住在那邊很久後來有一天當我回家的時候，我驀然見到我的妻子洒着熱淚在屋裏嗚咽。她煩惱了，她想離開這個地方。過了六個月，我藉每天的加工，一個銅子一個銅子的積下少許薪水；我父親的一個老友替我在巴黎找到一個位置，我即領着可愛的她出來，使她不再在家裏暗泣。在火車上，她就笑了。夜裏，三等車的坐板太硬了。我抱她坐在我的膝上，讓她能溫暖地睡覺。

這一切都已過去了。此刻我在一間小旅館的這張小床上死去了，我的妻跪在方磚的地上痛哭。我的左眼還能見到的白點也漸漸暗淡下去；可是我還明晰記得我們所住的房間。左邊是衣櫥，右邊是壁爐，爐簷中間放着一口破鐘，鐘擺已沒有了，長短針正在十點六分上。又大又黑的窗戶對着多菲納路。全巴黎的人都經過窗下，有時喧噪得那麼厲害，我竟聽見窗的玻璃都被震動了。

我們在巴黎沒有一個熟人。我們動身稍早一點，所說的行政機關等我下星期一去到差。從我睡倒以後，我即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旅行令我們投入這間房間，十五點鐘火車的驚擾沒有平息，耳鼓裏又震着巴黎街上的喧鬧，現在就留禁在此，這如何不使我感

到驚奇呢！我的妻很和悅很溫柔地服侍我；我却覺得她已非常不安。有時，她走近窗口，向路上一瞥，回來時，臉上蒼白，她被這廣大的，她認不得一塊石子，而街上又狂吼得如此可怕的巴黎所驚嚇了。倘若我不醒來，她將去做些什麼呢？她在這無限大的都市中，一個人孤另另的，既沒有依靠，又不知道世事，她將如何得了呢？

馬格莉拿起我掛在床沿的僵硬之手；用嘴唇吻牠，瘋狂似的誦着：

『奧里維埃，回答我……我的天！他已死了啊！他已死了啊！』
耳既能聽，腦既能想，所以死並不是『空虛』的。從孩子的時期起，祇有『空虛』令我害怕。我從來不輕信我的心身能夠消滅，

我存在的一切能夠成爲泡影；否則，生命要是這樣散了，再過幾個世紀，甚或無數世紀，我也永遠不能復活，這是多麼悲傷可怕呀！我有時看到報紙上有下一世紀的日子，我卽不寒而慄：到這個日子我一定不活了，將來的這個年月我將見不到，我將不存在了，唉！想起來多麼憂愁！我不是世界嗎？我去了之後，一切都不沉滅了嗎？

在死中夢想活，我的希望時常是如此。不過現在也許不是死吧。我停一刻一定會醒回來。是的，停一刻，我將俯身下去，抱我的馬格莉在懷中，安慰她，揩乾她的眼淚。我們一別重逢將是多麼快樂呀！我們將格外相愛呢！再休息兩天，我就工作去。一種新的生活，比較幸福，比較寬裕的生活開始立在我們的面前。不過我不着急，

停一刻吧，我現在實在是太疲倦了，因為我現在沒有力氣在枕上掉轉頭去對她微笑。馬格莉就如此傷心失望，這不是大錯而特錯麼？停一刻，待她重新說：

「他已死了啊！我的天！他已死了啊！」我就去吻她，我將以極低的，使她不敢懼的聲音對她說：

「不，我最親愛的。我睡覺呢。你看我現在還是活着，我還非常愛你哩。」

一一

馬格莉哭叫後的一刹那，房門突然粗暴地開了，一種聲音喊

問着：

「到底怎樣？我的隣人……是不是又暈過去了？」

我認得這種聲音。這是一個住在我們同樓的老婦人格勃太太喊出來的。前天她見我們新到巴黎就有這樣情形，心中很受感動，所以待我們非常懇切。她立刻把她自己的境遇也講給我們聽了；去冬，一個難說話的房主把她的傢具拍賣了；從那時起她就同一個十歲的女孩子阿台勒住在這個小旅館裏。兩個人每天做些燈罩，至多只能賺得兩個法郎。

「我的天！他就過去了嗎？」她低下聲音問道。

我知道她走近前來。她凝視我，動動我，並且憐憫地說道：

「我可憐的女孩子，我可憐的女孩子。」

馬格莉疲乏得像孩子似的嗚咽着。格勃太太扶她起來，領她坐在壁爐旁邊的一把搖跛的沙發上；她竭力勸慰她。

「真的，您這樣會把您自己的身體弄壞了。這並不是因爲您的丈夫死了，您就應該這樣絕望，這樣損壞您自己的身體的。的確，當我喪失我的格勃時，我也同您一樣，悲傷得三天不能嚙下一點東西。可是這非但無益於事，而且格外讓我陷入苦境……我懇求您，看慈愛的天主面上！不要這樣傷心了，好好靜一下吧。」

馬格莉漸漸沉默了。她已哭得聲嘶力竭；有時抽咽仍震撼她的身體。這時候老婦人帶着房裏主人的神氣，料理房裏的一切東

西，她再說：

「您什麼都不要管。恰好，台台把我們做好的燈罩拿到店裏去了；而且，我們是隣人，彼此間當然應該互相扶助……請聽我說，你們的箱子還沒有完全打開；衣櫥裏藏有桌布，是不是？」

我聽見她開了衣櫥。她大概是拿桌布舖在床前的小桌上。她又擦了一根火柴，這就使我想她在點着壁爐簷上的蠟燭作爲「聖燈」我留心她在房裏的任何行動，即使極細微的，我也極其注意。

「這可憐的先生！她喃喃說。『還有，我聽見您在哭呢，我親愛的。』」

忽然，我的左眼還能見到的模糊微光也隨着熄滅了，格勃太閉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皮上沒有感到她的手指。我知道了，我的心裏一寒。

但是房門又開了。十歲的女孩子，台台，以她的笛聲一般的喉嚨喊進來：

『媽媽！媽媽！我知道你在這裏……瞧，三法郎四個銅子的工錢……我再拿十二打燈罩來……』

『住口！住口！不要說話！』母親徒然重複說。

小女孩子繼續說下去，她即將我的臥床指給她看。台台停止了，我似乎覺得她很不安，退到門邊去。她很低的問道：

「先生睜着嗎？」

「是的，你跑去玩吧。」格勃太太回答。

然而小孩子仍不出去。她大概以她睜大的眼睛凝視我，她驚駭了，隱約認出我的狀態了。忽然她怕得發狂似的，撞着椅子逃走了。

「他死了！哦！媽媽，他死了！」

房裏倏然沉靜了。馬格莉躺在沙發中，已經不哭。格勃太太仍在徘徊。嘴裏含糊說：

「現在的小孩子什麼都知道。你看那個，只有天主知道我把她教養得好不好！當她去買東西或我差她出去送燈罩的時候，我

把幾分幾秒鐘都計算好，使我可以確實知道她是否在外邊閒逛……這一點也沒有用，她一切都知道，她一下就能見到任何東西。可是，她從來祇見過一個死人，就是她的叔父法朗梭亞，那時，她還不到四歲……總之，現在再沒有所謂小孩子了，你道這有什麼法子！

她停一下，即轉到另一個題目上去。

『聽我呵，我的女孩子，我們必須想到許多手續，向市政府報告死亡以及出殯的瑣事。您現在不能照顧這一切。我呢，我不願留您一個人在這裏……嗯？倘若您許可，我去看看西麻諾先生到底在屋裏沒有。』

馬格莉沒有回答。我好像從很遠的地方見到這些劇情。有時，我又好像覺得一股活動的火燄飛舞於房間的空氣中，而那個僵硬在床上的東西彷彿是另外一個人。然而，我很願意馬格莉拒絕、這個西麻諾的幫助。在我這短期的患病中，我曾見過他三四次。他住在隔壁的一間房子裏，他對我們表示殷勤。格勃太太對我們說過，他的父親以先是住在巴黎的，後來退隱了，遷到外省去，剛死了沒有多時，他現在爲了收他父親的舊賬住在此地。他的身體頗高大，而且很壯健，他的面孔也很好看。我嫌惡他，或者因爲他很壯健吧。前夜他還進來，看見他坐在馬格莉身邊，我很難過。她這麼美，這麼白，她坐在他的近旁！他那麼親切的瞪視她，她向他微笑，對他說

他在這個時光來探問我的消息，實在是很難得的！

『看，西麻諾先生來了。』格勃太太回來輕輕說。

他慢慢把門推了進來，馬格莉一見他，就重新大哭起來。這個朋友，這個他所認識的惟一男朋友的見面激起了她的傷心。他沒有竭力勸慰她。我見不到他；但是在罩住我的黑暗中，我憶起他的面容，我很清楚地想像他看見這可憐的少婦陷在這麼悲慘的絕望中，一定是很不安，很悲傷。唉！然而她的確很漂亮，她那散着的淺褐色髮髻與蒼白的面色，以及患熱病似的可愛的纖手。西麻諾喃喃說：

『我可隨您的意思，夫人。要是您願意把一切事情都託我

……』

她祇能以斷續的說話回答他。青年要退出去時，格勃太太跟着他，我聽見他們走過我的床前，她說到錢的問題。這一定要費很多的錢；她恐怕我可憐的妻子沒有一個銅子。實在呢，她也可以問她。西麻諾不要老婦人說起這種事情。他不願意人們吵擾馬格莉，使她受苦。他先到市政府去辦手續。然後，再去購棺木，定喪事。

房裏重新靜寂之後，我自問這個惡夢是否要很久做下去。我既然能感到外邊的極細事情，我當然還是活着的。我開始考量我身體的真確情形。我以先曾聽說有種叫做癱瘓（Catalepsie）●的病我現在或者就患這個病吧。當我年輕患了神經病的那個時

期，我曾暈去幾個小時不會醒來。這顯然是這種性質的劇變使我僵硬像死人，使我周圍的人們驚嚇得手足無措。但是我的心房將會重跳起來，我的熱血將會重新循環於休息了的肌肉中；我將重新醒來，我將安慰馬格莉；這樣想着，我就鼓勵自己忍耐。

幾點鐘過去了。格勃太太拿來飯菜。馬格莉一口不吃。接着，下午的光陰也流逝過去了。多菲納路的雜聲從開着的窗口傳進來。聽見床前『睡桌』上的銅燭台發音，大概是換了蠟燭了。最後，西麻諾又來了。

● 癱瘓是外部感覺與意志動作突然失去的病症，與死不同的是身體不會腐爛，最初腦筋尚能思想。——譯者。

『怎樣了？』老婦人低聲問他。

『一切都辦停當了，喪車明天上午十一點鐘來……您一點不要掛心，並且您不要將這些東西對這可憐的少婦說，』西麻諾回答。

格勃太太又問他：

『死人的醫生還沒有來嗎？』^①

西麻諾走來坐在馬格莉身邊，首先鼓勵她，以後沉默了。喪車明天上午十一點來：這句話像喪鐘的響聲一樣打擊着我的腦蓋。

① 死人的醫生本可以譯做驗死醫生，是法國行政區中所特聘的。這裏頗有含意，所以把原文 *m. decin des morts* 的意義也直譯出來——譯者。

這個醫生還不來，這個格勃太太所謂的，死人的醫生！他如果來，他將立刻看出我不過是僵睡着。他便可以盡他的所能，使我醒回來。我在驚懼的不耐煩中等着他來。

然而，天已晚了，一天的光陰過去了。格勃太太爲了不喪失工夫起見，終於拿來了她的燈罩，而且得到馬格莉的許可，她把台台也叫來，因爲她說，她不大願意讓小孩子一個人長久孤另另地留在那邊。

『來，進去，不要裝起愚蠢的樣子，不要看這邊，否則，你去嘗我的辣味，』她領着小孩子，聲音很輕地說。

她禁止她的女兒望我，她覺得這樣比較妥當一點。台台一定

時常在偷看我，因為我聽見她的母親打她的手臂。並怒氣沖沖的對她重複說：

『快做，否則，我將趕你出去，而且先生晚上會來拉你的腳腿。』

母女兩個都坐在我們的桌前。她們剪燈罩的剪聲很清楚的傳到我的耳鼓；那些聲音極其精細，大概燈罩很繁雜難剪，因為她們做得不快；我一一數着她們的剪聲，藉以克服我的與時俱增的憂慮。

房裏祇有細微的剪聲。馬格莉大概因敵不住疲勞，忽而打盹了。西麻諾立起兩次。他乘馬格莉睡着，以唇吻她的頭髮吧？這種可怕的念頭令我苦悶。我不認識這個人，我覺得他在愛我的老婆。小

台台的一笑終於激起我的憤怒。

「你爲什麼笑，蠢東西！」她的母親問她。「我總把你放在地上打……快，回答，你笑什麼？」

女孩子含糊的說，她沒有笑，她只咳嗽……我呢，我想她一定看見西麻諾俯向馬格莉，這對她彷彿很滑稽，很可笑。

有人敲門時，燈已點着了。

「啊！看，醫生來了。」老婦人說。

果然是醫生。他沒有說自己來遲了的抱歉話。無疑的，他白天已爬了許多樓梯了。大概因房裏燈光太弱，所以他問：

「屍體就在這裏嗎？」

『是的，先生。』西麻諾回答。

馬格莉戰慄地立了起來。格勃太太把台台領出房外，因為孩子用不到看見這個；她又竭力拖我的妻子到窗邊去，使她看不見傷心的景象。

然而，醫生却很快走近來。我猜着他已疲倦了，他很忙，很不耐煩。他動過我的手嗎？他曾放他的手在我的心上嗎？我一概不知道。我覺得他不過是『心不在焉』的俯身看我。西麻諾獻殷勤說：

『先生願意我拿燈來照亮嗎？』

『不用不着。』醫生安靜地回答。

怎麼！用不着！手裏握着我性命的這個人竟武斷用不着作一

種精細的檢查嗎？但是我沒有死呀！我想喊我沒有死呢！他又問：

『他在幾點鐘死的？』

『上午六點鐘。』西麻諾回答。

我心中所浮起的一種激怒被制壓在這些束縛着我的線索中。哦！不能說話，不能轉動我的身體！

醫生加上說：

『這樣悶的天氣很不好……沒有什麼比初春的幾天更累人了。』

他去了。我的性命也跟着去了。想叫，想哭，想罵都不可能，我的咽喉塞住，不能透過一點氣息，天啊！怎麼這樣壓住我呢！唉！混帳東

西！你的職業是要你救人，現在到死者的牀邊，怎麼腦中僅存着祇盡一下手續的觀念呵！所以，他既然一眼分別不出死活，這個人一定是無知的，他的一切學問都是騙人的！他去了，唉！他去了！

『晚安，先生。』西麻諾說。

房裏一靜，醫生大概遇見馬格莉從窗邊回來向她行禮，而格勃太太正在關窗。他走出房間了，我聽見他下樓的步聲。

嚶！這已完了，我已被判死刑了。我最後的希望也同這個人一起消滅了。倘若我在明天上午十一點鐘以前不醒轉過來，人們就要將我活葬了！這種想像那麼可怕，竟使我對於周圍的東西失了感覺。我的魂魄好像真在死中消滅了。最後感動我的聲音還是

格勃太太與台台兩人剪着燈罩的微聲。『喪夜』已經開始了。沒有一個人再說話。我似乎覺得馬格莉拒絕了，沒有到格勃太太的房裏去睡覺。她留在自己的臥房，閉着被淚泉濕透的眼睛，斜在破舊的沙發上；暗影中的西麻諾，則安靜地坐在她的對面，瞪視漂亮而蒼白的面容。

三

我不能說出第二天早晨我是怎樣苦痛。這酷似一個惡夢，我的感覺很奇怪，很錯亂，想真確敘述它，實在是很困難的。最使我苦痛難堪的，還是我希望自己突然醒來，而身體却不允許我。入棺的

時候漸漸迫近了，恐懼格外扼緊我的心頭。

我是在天色大明之後，纔重新意識到我周圍的人物。窗門的聲音把我從恍惚無知的狀態中拉了出來。格勃太太開了窗門。那時大概已七點鐘光景，因為我聽見路上小販們的叫喊，有一個女孩子賣櫻花的尖細聲音，又有一個大喉嚨喊着賣蘿蔔的叫聲。巴黎甦醒了，如此的喧噪，使我大大的鎮靜了：這於我彷彿是不可能的，在這一切生命的活動中，人們却要埋我到地下去。一種回想令我格外安心。我憶起我在該郎特醫院中工作時，我曾見到一個人的病狀同我現在的一模一樣。那個人也這樣睡了二十八小時不能醒來，並且他的睡眠那麼深熟，連許多醫生都遲疑，不敢斷定他

的死活；一會兒，這個人坐起來，立刻能夠下床步行。我現在已睡了二十五小時了，倘若我在十點鐘醒回來，一定還不遲呢。

我竭力審察房裏的人們，以及他們所做的一切。小台台大概
在房外地板上玩耍，因為我聽見有一種小孩子的笑聲從門外傳
進來。無疑的，西麻諾已不在那兒了；沒有一點聲音像他在那兒的
樣子。格勃太太的睡鞋在地上拖着。最後有說話的聲響了。

『我親愛的，趁它熱的時候不喝，您是錯了的，您若喝下去，身體就會有力起來。』老婦人說。

她對馬格莉說話，爐簷上一滴一滴輕的瀝水聲音告訴我，她正在預備咖啡。她繼續說：

「這不是說玩的，我實在用得着這個……在我這樣年紀，熬夜的確是吃不消了。而且，屋裏有了不幸，夜間又如此悲慘……所以，喝杯咖啡吧，我親愛的，這不過像眼淚似的那麼多……」

她強迫馬格莉喝下一杯咖啡。

「噫？這是熱的，能滋養您的脾胃。今天您必須有力量，纔能一直維持到晚上……現在您若是明理的，您到我的房間去，您可以在那兒等候。」

「不，我願意留在這裏。」馬格莉毅然決然說。

她的聲音，我一夜沒有聽見了，使我非常感動。她已改變了，已被苦痛撕碎了。唉！親愛的妻！我覺得她接近我，是我的最後慰藉。我

知道她的眼睛一刻不離開我，我知道她傾出心的全般淚泉來哀悼我。

但是幾分鐘過去了。門邊有一種聲音，我首先不知道是什麼。這彷彿是有人搬家，傢具撞在狹窄樓梯牆壁上的響聲。後來我聽到馬格莉重新痛哭了，我纔知道，這是棺木。格勃太太發脾氣道：

『你們來得太早了，把這東西放在床後吧。』

然而到底幾點鐘了？或者九點了吧。唉！這具棺木已經放在那兒了！我在我的漆黑之夜，似乎見到它是新的，外面的木板剛剛刨好。唉！我的天！一切都要完了嗎？人們將放我在那裏面，在我腳上覺得是陣子的棺木裏面抬走嗎？

可是我還有一種無上的快樂。馬格莉不顧她自己的虛弱，情願給我以最後的撫慰。這是她自己約老婦人幫助她，以愛妻親妹的溫存，換了我身上的服裝。她穿上一件衣服，我即覺得我再躺在她的胳膊中一次。她停住了，她傷心極了；她擁抱我，以她的熱淚浴吻我。我情願我也擁抱她，對她說：『我還是活的！——可是我不能夠，我一定像一塊硬東西似的任人拋擲了。』格勃太太重複說：

『您錯了，這一切都是落空的。』

馬格莉以她斷續的聲音回答：

『任我吧，我願意將我們所有的最好看的都給他穿上……』

我知道她把我穿得像我們結婚那一天一樣。我還保存着這

些衣服，打算在巴黎的大節期中使用它們。一會，她再倒在沙發上，一定是勞倦極了。

忽然西麻諾說話了。無疑的，他剛進來。

『他們在樓下。』他喃喃說。

『好，已經不太早了。』格勃太太也低下聲音說。『叫他們上來，應該快些兒了結了。』

『我祇怕這可憐的女人失望呢。』

老婦人似乎在那裏反省。一會她再說：

『聽我，西麻諾先生，請您用強迫手段領她到我的房裏去……我不願意她留在這裏。這是應該替她做的一件事……在這

時候，一手就可以釘進去了……」

這一席話像尖刀似的戳入我的心坎。我聽見他們相爭時，我怎樣得了，我怎樣難堪呵！西麻諾走近我妻的身邊懇求她不要留在房裏。

「我懇求您，我請您同我一起走，避開一種無益的苦痛。」西麻諾哀哀苦告說。

「不，不，我要留在這裏，我情願留在這裏到最後一分鐘。請你們想一下，我在世上只有他是我的伴，侶呀！他去了，我還有什麼人！」我的妻重複道。

然而，格勃太太在床邊向那青年的耳邊低聲說：

『請走上前去，捉住她，用您兩手抱她出去。』

西麻諾胆敢捉住她，抱她出去嗎？果然，馬格莉立刻叫喊了。我怒極，想突然直立起來。但是我的肌肉彈性都被破壞了，我徒自憤激而已！我仍是僵硬的躺在床上，連眼皮都不能開一開，不能看看在我目前所經過的事情……他們還在爭持，我的妻抓住傢具，口裏重複唸着：

『哦！請饒恕我，請饒恕我，先生……請放了我，我不願意呀！』

他大概把她抱在他有力的兩臂中間了，因為她已經只發出孩子似的呻吟。他奪去她了，嗚咽的聲音漸漸消滅了，我在想像中看見他們，他很強很大抱她在自己的胸前，而她呢，又悲又弱，萎靡地延

他所爲，以後到處跟隨他，到他所願意領她去的地方去。

「啊呀！好難！這並不是不要力量呢！好了，嘿！現在地板上已經空了！」格勃太太低聲說。

嫉妬的憤怒扼住我，使我墮入瘋狂的狀態，我認這強迫的舉動是一種極可惡的劫掠。不錯，我從前夜就已看不見馬格莉了，可是我的兩耳還能聽見她。現在，什麼都完了；人們把她奪去了；在沒有入地之前，一個男人強迫她走了。他就在壁後，這個男人，他與她一起，一個人勸慰她，或者親吻她！

房門重新開了，有許多重的脚步聲在房裏行走。

「我們快點，我們快點！」老婦人重複說。「這個少婦立刻就

要回來。』

她對這些不相識的人說話，而他們却以豬叫一般的聲音回答她。

『我，你們要知道，我不是什麼親戚，我不過是個鄰人。這一切，我是一無所得的，這是完全出於我的好心，我替他們作事。唉！這不是怎麼快活的呀……是的，是的，我已一夜沒有睡覺了。而且在四點鐘光景，真有點不夠溫暖呢，總之，我老是一個蠢東西；我實在是太好了。』

在這時候，人們把棺木抬到房間中央，我領會到了。咳！我已完了，我已被判死刑了，因為我終於不會醒來。我的思想錯亂了。我的

心的一切都在黑煙中盤旋了；我感到這樣的疲乏；『再不希望什麼。』彷彿是一種最後的撫慰。

『壽坊店沒有節省木料呢，匣子太長了。』一個櫬夫用粗大的喉嚨喊。

『怎麼！他在裏面可以自在，還不好嗎？』另一個快活地加上一句。

我的身體不重，這是櫬夫們最喜歡的，因為有三層樓要下呢。他們抬起我的頭腳時，格勃太太突然發起怒來。

『要死的女孩子！』她喊道。『她到處都要來嗅嗅……等着，

我拖你到這兒來，你從這些隙縫裏來看他吧。』

這是台台微啓了房門，攢進她的驚愕面孔。她想看看人們將先生放到匣子裏去。很響的兩巴掌過後，就是大哭的聲音了。老婦人回到房裏來，就同這些在棺木中料理我的人談論她的女兒。

『她已十歲了。這是一個好孩子，可是她很好奇……我並不是每天都打她。不過，應該要她服從……』

『哦！您要知道，一切女孩子都是這樣的……倘若某處有一個死人，她們老是在周圍盤旋，』一個樞夫這樣說。

我躺在裏面不覺得侷促，若沒有我的左手被夾在板邊，有點阻礙，我相信自己還睡在床上呢。如他們所說過似的，託賴我弱小的身軀，我在棺木裏很自在。格勃太太喊道：

『等一下，我預許他的老婆，放一個枕墊在他的頭下。』

但是樞夫們很着急，粗暴地放進枕墊。他們中的一個滿口咒罵在各處尋找鐵鎚。人們把牠丟在樓下沒有拿上來。所以立刻要下樓去。棺蓋已蓋上了，鐵鎚敲第一枚釘子響了兩下，我覺到我的全身都動搖了。噫！一切都完了，我已生存過了。一刻，釘子一枚一枚很快的敲進來，而鐵鎚則押韻地響着。聽到這些聲音，人們或者會說是商人無精打采地在釘乾菓子的木箱。然而響聲漸漸重起來，延續下去，震得很特別，好像這具權樹的棺木已經變成一只大的風琴箱。在多菲納路的這間房子裏，最後傳到我耳鼓的一句話，就是格勃太太說的：

的。」
『你們慢慢下去，不要靠着第二層樓梯的欄干，那是不牢固的。』

人們抬我走了，我似乎覺到自已已在狂波怒濤中翻滾。從此之後，我的記憶就模糊了。然而，我還記得我那時蠢笨而機械地專心注意我們到墳場去的道路。巴黎的街道，我一條都不認得，大墳場的名字，雖有時聽見人家在我面前說過，可是牠們的真確位置在哪裏，我却一點也不知道，不顧一切，我仍是集中我智慧的最後力量去猜度我們到底向左轉或向右彎。喪車過石路時震動我的身體。我的四周，車馬及行人的步聲很嘈雜的傳進蓄音的棺木中，嗡嗡作響。首先我還很明晰記住路程。以後喪車停住了，人們抬着

我走，我纔知道我們已在教堂裏。但是喪車重新搖動時，我再也理會不到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了。一排鐘聲讓我知道我們已經走過一個教堂附近；車輪的旋轉比較緩和些，連續些，使我相信我們已沿着一條散步的路上行走。我像一個上刑場的罪犯，蠢然忍着，等候未來的最後打擊。

喪車停了，人們把我從車裏抬出來。喪車的門立刻關了。聲音都停止了，我覺得自己已到一種大如沙漠的地方，臥在大樹底下，頭上展佈着廣大無邊的青天。無疑的，一定有幾個人來送殯，大概是西麻諾同旅館裏別的住客，因為有唧唧啾啾的聲音傳到我的耳裏。接着就是唱頌歌了，一個教士含糊的誦了幾句拉丁文。他們

又走了兩分鐘。突然我覺得自己沉沒下去，我聽見繩索像弓弦似的擦着棺角，發出『咿咿』的聲音。這就是人生的終極，我頭的左邊突然有一種可怕的撞聲像炮響似的爆發出來；又有第二聲發於我的腳下；另有更暴烈的一聲落在我的腹上，震得那麼響亮，我以為棺木已被裂了。我立刻失了知感。

四

留在這樣的狀態中經過了多少時候？我不知道。永恆與剎那在空虛中全是一樣。我已不存在了。可是存在的意識漸漸模糊的恢復起來。不錯，我總是睡着，可是我已開始做夢了。一種惡夢從阻

住我意識的深黑界限中解脫出來。這夢是一種奇怪的幻想，從前當我醒着時候，往往騷擾我，使我不安；我的性質是富於虛構殘酷的想像，所以我的腦中時常造出許多恐怖的大難，供我自己深嘗悲慘的樂趣。

我這次夢見我的妻子在某處等候我——好像在該郎特吧——我坐火車去會她。火車駛進一條隧道，突然有一種駭人的聲音像霹靂似的爆發出來。隧道底下發生了雙重的傾坍。我們的火車沒有受到一塊石頭，車身也毫無損傷；不過隧道的兩端，我們前後的穹頂崩坍了，我們沉陷在中間，好比留在深谷中，四面有峻巖險石阻擋我們的出路。於是徐緩而可怕的『臨死苦痛』開始了。

沒有半點救助的希望；打通隧道至少要一個月工夫；而且這種工作還要萬分的謹慎和巨大的機器。所以我們如同囚徒，被幽禁在無出路的地窖中。我們全體的死祇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

我重述一句，我的幻想往往是在可怕的事情上旋轉。我讓悲劇變化無窮。我以男子婦人孩子們爲角色，幾乎有一百多人，連續串出新的劇情。火車中還有一些食物；但立刻就缺乏了，這些可憐的餓夫雖然未到彼此相食的地步，可是已經兇狠的在那兒爭奪最後的一塊麵包了。一個老者被人用拳推倒，躺在地上奄奄欲斃；一個母親像母狼似的露出牙爪同人爭鬥，給她的孩子保留着三四口的麵包。在我的車輛上有兩個新婚的夫婦互相擁抱，喘息，他

們不再希望了，他們不再動彈了，然而，鐵路旁邊還是可以行走，許多人從車上下來，沿着車輛徘徊，像放了繩索的獸類尋覓食物一樣。一切階級都被混和了，一個很富的人——說是一個大官——靠在一個工人的肩上，同他你你我的說話痛哭。開始幾點鐘過去了，車內的燈光就漸漸熄滅了，火車頭的火光也沒有了，人們沿着車輛走時，都是摸着車輪，以免相撞跌倒，人們就這樣摸到火車頭，觸到牠冰冷的軀體，龐大的像睡着似的側面，纔知道牠就是平日威風凜凜，嗚嗚怪叫的發動機，可是現在牠的力量已經沒有了，聲音也沒有了，牠留在陰暗中，一點也不動。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比這火車全身陷在地下，像活埋一般，旅客一個個死去的情形，更

爲可怕了。

我倒以此自慰，我仔細考察殘酷駭人的情形。黑暗中有悲慘的叫聲。忽然一個不認識，見不到的人倒在我的肩頭。這次特別使我，苦痛難受的，是寒冷與缺乏空氣。我從來沒有這樣冷過，似乎有一件雪做的大衣套在我的身上，一盆極冷的冰水傾在我的頭頂。我被窒息，好像巖石的穹窿都崩坍在我的胸部，全山都壓着我，使我悶死。然而，空中有拯救的呼聲響了，很久以前，我們在想像中就已聽見遠遠有鈍重的聲音，我們希望這是外面有人在我們附近開鑿。可是救星並不從那邊來。有一個人在隧道中發現一個亮孔，看上去有一點像瓶塞那麼大的藍點。哦！多麼快樂呀！見到這個藍

！這就是天，我們翹首向牠，展開胸襟，深行呼吸，我們明白辨出許多顫動的黑點，無疑的，一定是工人們在上面安置車盤，拯救我們。忽然人人嘴裏都發出『得救了！得救了！』的激昂喊聲，而一切顫抖的胳膊都向這淡藍的小點舉起。

這種暴烈的狂喊把我激醒了。我在什麼地方？一定還在隧道之下吧，我覺得我自己筆直的躺着，左右有硬的板壁夾着我的肋部。我想爬起來，我的腦蓋突然撞在什麼東西上。大概是巖石把我的四周圍住吧！然而藍點已隱滅了，就是遼遠的天也不在那兒了。我的呼吸仍是不自由，我的身體戰慄，牙齒相擊。

突然我想起來了。我驚駭得毛髮直豎，我覺得醜惡的現實像

寒冰一般，從我的頭頂一直透到腳尖。我畢竟脫出這種昏暈，這種使我像屍體似的睡着很久的麻木的狀態了麼？是的，我會動了，我的手摸到棺木板了。我還要越過最後的一重難關；我開口，我說話，我不期然而然的喊起馬格莉。但是我吼叫了，我的喉嚨在這樅樹的匣子裏發出如此粗暴與可怕的聲音，連我自己也恐怖了。我的天這是實在的嗎？我能動能喊，我還活着，而人們聽不見我的聲音，我被幽禁着，我被壓在地下呀！

我竭力使自己鎮靜，使自己反省。沒有一點方法使我逃出這裏嗎？我的夢想又開始了，我的腦筋還不十分堅定，我把天井及藍點的『幻想』同我窒息於坟墓中的『實在』混和了。我睜大眼

睛，瞪視黑暗。或者我能見到一個孔，一條縫，或一點光亮！可是祇有微細的火星經過黑夜，紅的光泛大了，漸漸消滅下去。沒有，什麼都沒有，除開一個黑而不可探測的深淵！一會，我又清醒過來，我勉力避去這種蠢笨的惡夢。我想，我若要脫離苦難，我的精神非到極其清楚的境地不可。

我覺得最大的危險就是有增無已的窒息。無疑的，我以先所以能缺乏空氣留待那麼長久，一定是藉昏暈停止了我的存在機能，現在我的心動了，我的肺呼吸了，我若不趁早脫離這個險境，我非悶死不可。而且寒冷更加使我難堪，我怕自己像許多陷入雪中不得再起的人們一樣，被死的麻木包圍，無法再活。

我儘管重複說我應該鎮靜，我覺得我的心中已有瘋狂的怒潮湧到我的腦蓋。於是我勉勵自己，竭力回想我所知道的一般人埋葬死者的情形。無疑的，我一定被葬在五年一換的公墓中；這個要我喪失了一種希望。我從前在諾特的時候，曾注意到公墓的墳坑因不時要翻土重葬，所以最後埋進去的棺木下部，離地是很淺的。這樣，我可以打開棺板立刻脫逃出來；否則，我若被埋在一個滿填泥土的墳窟，我就有一層厚土蓋在我的身上，做了我的大障礙。我不是聽見人說，巴黎的習慣是要葬到六尺深麼？我怎樣去穿通如此深厚的泥堆呢？即使我能打開棺蓋，泥土不是像細沙一般滑進來，塞住我的眼睛與口鼻嗎？這仍是逃不了死，而且陷在污泥中，

死得更加可怕。

我仔細摸索我的四周。棺木頗大，我的兩臂尙易轉動。在棺蓋上我找不到一條裂縫。左右的木板未曾刨光，可是相當堅固。我讓我的手沿着胸前曲轉，竭力向頭上探索。這裏，我在板的中間找到一個節痕，以手觸牠，稍有動搖；我盡所有的困難壓抑牠，終於把牠壓落了，穿進手指一探，覺到外面盡是肥沃與潤濕的泥土。可是這於我毫無用處。我還懊悔除去這個節痕，使泥土得以流入。一會，我又作另一種嘗試：我用手拍着棺木的四圍，探索左右是否偶有空隙的所在。各部分的響聲都是一樣。我輕輕用腳打撞時，那一頭的響聲好像比較清朗。這也許是木板的回聲吧。

於是我開始捏緊拳頭，兩臂向前，輕輕推撞起來。木板老是不動。然後我用我的兩膝，足跟與腰部曲成弓形，以背抵蓋，木板仍沒有響聲。最後我以全身全力極暴烈地衝撞，連骨節都發聲了。而木板依然如舊。哦！我就在這時變成瘋狂了！

直到那時，我還敵住昏眩，壓住不時像醉氣一般湧上心頭的狂泉。我特別遏住叫聲，因為我知道，我若狂叫起來，我就無救了。可是我突然狂呼大喊。我終於忍耐不下，喊聲湧上我的喉頭，即從我的喉頭爆發了。我以自己不認識的聲音呼救，愈呼救愈瘋狂，我喊我不願意死。我用我的指甲搔挖木板，我像被幽禁的狼一樣癡癡翻捲。這種劇變究竟經過了多少時候？我不知道，但是我現在還覺

得我在堅硬不可破的那具棺木裏面拚命掙扎，我還聽見我在四片木板中間狂呼亂喊，嗚嗚痛哭的那種慘聲。當時，在最後的一線理性中我還想自制，我畢竟沒有做到。

狂動之後繼以疲憊。我在苦痛的昏迷中等候死神。這棺木好像是石做的，我永遠打不開牠；我這失敗的確信置我於無能爲力之地，使我不敢鼓起勇氣重新攻擊。另外一種苦痛：饑餓，隨着寒冷與窒息來侵害我。我已衰弱不能支持。不久這不可耐的苦痛成爲更不可耐了。我手指穿過我剛纔壓破的節痕之外，抓些污土，我就吞嚥這種污土充飢，這使我更加劇痛難堪。我咬我的手臂，却不致咬到出血，我的肉誘惑我，我吮着我的皮膚，我極想把我的牙齒

合下來。

唉！在這時我多麼希望死呀！我一生都在「空虛」的面前戰慄；我現在願意牠來，要求牠快來，牠還欠黑暗欠醜惡呢！懼怕這無夢的睡眠，恐怖這永恆的幽靜，無窮的黑暗，畢竟是幼稚可笑的！死的好處就是，因為它倏然消滅生命，使牠永遠不存在。哦！像石頭似的睡覺，回到黏土中去，永遠不再存在，這不是很幸福嗎？

我的兩手仍繼續機械地摸索木板。忽然左手的大拇指被刺傷了，一種微痛要我從麻木的狀態中覺醒過來。然而這是什麼呀？我重新尋去，我認得是一枚釘子，是一枚櫬夫們釘歪了，未曾釘着棺邊的釘子。這枚釘子很長很尖。釘頭嵌在棺蓋上，我覺得牠是搖

動的。從這一刹那起，我祇有一個念頭：拔出這枚釘子。我的右手從腹部上伸過去，我開始搖動牠。可是牠並不退讓，這是一種繁重的工作。我時常換手，因為左手的位置不好，極易疲倦，我正這樣興奮拔釘時，我的腦中想好一種計劃。這枚釘子已是我的救星。我究竟還要救星。可是不太遲了嗎？饑餓令我難堪，我又須停止，我的兩手變軟了我的精神錯亂了，我幾乎又昏暈過去。我吮吸大拇指上傷孔的血點。我咬破我的手臂，喝取我的熱血；皮肉雖然疼痛，而精力却藉這塗遍嘴邊的溫暖與辛辣的異酒，倒反增強了。我以兩手握釘，結果將牠拔了出來。

於是，我相信自己已有成功的希望了。我的計劃非常簡單。我

先把釘尖戳入棺蓋，劃出一條長的直線，然後用力壓釘在線上往還移動，一直到割成一條裂縫。我振作兩手，奮激而固執地工作，想到線痕或許劃得夠深時，我立刻掉轉身軀，腹部向下，兩膝跪着，兩手靠在板上，用腰部向上推掃。棺蓋雖已發聲，但仍沒有裂開，大概線痕還不夠劃深。我重新仰轉，再做我的工作，這實在使我備嘗艱苦。最後，我又竭力一撞，棺蓋終於截然裂開了。

當然我還未曾脫險，可是希望已充溢了我的心。我停止推撞，我再不動了，我怕把泥塊潰坍下來埋沒自己。我的計劃是拿棺蓋作遮掩物，勉力在沃土中穿鑿一種與井相似的大孔。不幸，這種工作有很大的困難：脫落的厚泥塊已阻礙木板，使我無從施手足；我

將永遠達不到地面，已有一部份泥塊壓在我的背上，使我的面孔陷入土中。恐怖又襲住了我，我伸直身體想找一點依靠據點時，我似乎覺到脚下那扇關閉棺木的木板隨着壓力動搖。於是我盡力用足跟掃擊，腦裏夢想這地方或許有一個正在開掘的墓穴。

突然，我的兩足穿入空處。我的預料很準確：果然有一個新掘的墓穴在那兒。我只須挖過一層薄土就能滾入這個墓穴了。偉大的天啊！我已脫險了！

一刻，我的眼睛向天。仰臥在洞底。這時，天已黑了。頭上有無數明星閃爍於藍絨似的天空。有時和風吹來給我以春的溫暖和樹的清香。偉大的天啊！我已脫險了，我已呼吸了，我的身體重新熱了，

唉！我哭，我喃喃自語，兩腕虔誠地伸向空際。哦！活着是多麼好！

五

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到公墓看守人的地方去，要他領我回到我的住所。但是有許多模糊不清的思想阻止我：我這樣不嚇死一切人嗎？我既然脫險了，又何必要如此着急呢？我摸一下四肢，覺得左臂只有淺的齒痕；^W因此而生的髒熱病激勵我，給我以意外的力量。我的確不要扶持而能獨自行走。

其次，我慢用我的時間。各色混亂的夢想通過我的腦子。我覺到我的身旁有掘穴者的工具。我即感到有修補我剛才損壞之處，

把剛才所掘洞穴重新填轉的必要，因為如此可以使人不知道我的復活。在這時，我還沒有一點明白的意識，我祇覺得在一切人都相信我死了的時候，我不必洩露我的奇事，使以後生活上受到某種恥辱。我以半點鐘的工夫，把一切痕跡都抹去了。我終於跳出墓穴。

哦！多麼美的夜晚！墳場中極其沈靜。黑的樹在墳墓的白色中顯着不動的陰影。我翹首尋覓方向，我注意到天的半邊映着大火災似的回光。巴黎就在那兒。我即沿着墳場大路，在樹枝的陰暗之下，向這方面前進。但是走了五十步左右，我又不得不停住，我已氣喘了。於是我坐在一條石凳上，我開始考量自己：身上著得很好，脚

上皮鞋也穿着，所缺少的只有一頂帽子。我多麼感激我親愛的馬格莉曾以至誠的情感代我穿衣著鞋！突然想到馬格莉，我立刻重立起來。我要再見她。

大路的盡端，有一堵圍牆阻住我。我爬上墓頂，抓着牆頭，待我懸在牆的外面，我即放手任自己墜下。這一墜很厲害，幾乎震得我發暈。我就在繞着墳場的無人大路上，走了幾分鐘。我完全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我的心中却保持着惟一的念頭，我固執誦着我是回到巴黎去尋找多菲納路的旅館。許多人過去，我却不問他們，我疑惑別人，我不願信賴別人。我今日纔意識到我那時已被劇烈的熱病所襲，我的頭腦已經錯亂了。最後，我走出一條大街，我就頭重

腳輕，我發昏了，我沉重地倒在街沿上。

這裏又是我一生的一個窟窿。我留着三個星期沒有知覺。最後，我醒回來，我纔知道自己是躺在一間不認識的房子裏，一個人在那兒看護我。他祇對我說他一天早晨在蒙伯那斯路上拾到我，就留我在他的家裏。他是一個已不行醫的老醫生。我表示感謝時，他突然回答我，說我這種病狀很奇怪，他曾觀察過。此外，在我病愈休養的開始幾天，他不准我問他什麼。後來他也不問我什麼。我躺在床上又過了八天，腦筋虛弱，連回憶都不願意，因為回憶是一種疲勞和憂慮。我自己覺得滿心羞恥與恐懼。馬格莉到底怎樣了，若能出門，我立刻去看她，或者我在熱病的昏迷中，隨口脫出過她的

名字吧；但是醫生猜度不到我所能說的。他的調濟始終是仔細的。

然而一轉眼，夏就來了。我在六月的一天上午纔得到出門散步的許可，不過不准走得太遠。那是極其壯麗的清晨，快活的太陽給老大的巴黎街道帶來優美的青春。我緩步行去，到每一十字路口，即請行人指示多非納路的方向。我尋到了，我經過許多工夫才認出我們所住的小旅館。一種孩子的恐懼激動我。我若同馬格莉突然見面，我豈不是要她嚇死嗎？所以最好還是先去通知那個住在旅館裏的老婦人格勃太太。可是我亦不願意有人羈在我們兩人中間。我到底沒有半點決定，我的內心好像是真空了，我的魂魄好像很久就已失去了。

旅館的外面被日光照得很黃。我所以認得牠，因為牠下面是一間小飯店，我們先時在這裏喊菜上樓。我舉目瞪視第三層最左的一道窗子。窗門大開着。一個亂髮的少婦，衣服不整地突然靠在窗口；在她背後，一個跟着她的青年伸出頭在她的頸上親吻。她不是馬格莉麼？我一點不奇怪，我似乎曾夢到這個以及其他我將去領悉的一切。

我遲疑不決，我留在街上一會兒，我又想上樓去問這兩個老在日光下調情的情人。我末了打定主意走進樓下的小飯店。人們大概已不認得我了：我的鬍子在我生神經病的期間長得很多，我的面孔也已瘦削變黃。我到一張桌邊坐下，我見格勃太太正拿着

杯子到這裏來買兩個銅子的咖啡；她立在櫃台前面與店裏女人談每天的閒話。私自着耳朵偷聽。女主人問她：

『噫！怎樣？三層樓那個可憐的少婦終於決定了嗎？』

『還要怎樣？』格勃太太回答。『這是她最好的一條路。西麻諾先生向她表示多少友情：·所幸他的事體已結束了，他已得到很多遺產，他將領她到故鄉，他的一個孀母家裏去住，他需要一個親信的人。』

櫃台裏的女主人微笑了，我將蒼白的面孔埋入一張新聞紙中，我的兩手戰慄了。格勃太太又說：

『無疑的，後來一定是結婚。但是我可以我的名譽向您發

誓，我沒有看見他們有什麼齷齪的事情。少婦哭她的丈夫，而那青年的行爲也一定不越軌……到昨天他們終於決定走了，她不在喪服期內，他們自然可以爲所欲爲，是不是？」

在這時候，飯店通旅館的廂門大開了，台台進來說：

「媽媽，你還不上來……我等着你呢，我，快，快呵！」

「立刻就來；討厭的傢伙！」她的母親說。

女孩子站住，用她長在巴黎街上的早熟的頑童的態度，聽着兩個婦人談話。

「嘎總而言之，死了的人抵不得西麻諾先生……我的腦中不大記得那個病弱的死者。他時常歎息，又沒有錢，唉，不像這樣的

一個丈夫由一個健康的女人看來實在是多麼乏味呀……至於西麻諾先生不但他的家裏有錢，就是身體也像土耳其人一樣的強壯……」

「哦！我有一天看見他在洗身體。他手臂上長着很多的毛呢！」
台台截斷她母親的說話。

「你快滾吧！什麼事情都要你來插嘴！」老婦人推着她說。
最後，格勃太太向女主人作一結語：

「喏！另一個真死得好！這是難得的僥倖！」

再到街上時，我慢慢行走，我的兩腿像斷了一般。然而我也並不怎麼苦痛難受。我在陽光中看見我自己的影子，我還微笑。我實

在太弱小了，我要同馬格莉結婚的，確是一種古怪的想頭。我又回憶到她在該郎特的苦悶，和不耐煩以及她時常倦怠的暗淡生活。親愛的妻對我是很好的，可是我從來不是她的情人，她所哭的不過是一個兄弟罷了。我爲什麼重新要去攪擾她的生活呢？死了的人是不嫉妬的。我舉起頭來，見盧森堡公園在我前面。我進去朝着太陽坐下，我很安靜地默想。現在若一回憶到馬格莉，我的心就砰砰跳動。我臆想她在外省，在一個小城市中當一個極幸福，極受人愛，極討人好的太太；她的面容一定更要好看，她將生育三男兩女。啊呀！我死了真是一個勇者，我決不做復活的殘酷笨舉。

從那時以後，我旅行了許多地方，我在各處生活過一些時候。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像大家一樣的工作吃飯。死不再使我害怕了：牠好像不要我了，現在我已沒有半點生活的理由，我倒怕牠忘記了我呢。